

新

水

滸

新  
水  
滸

857.47  
153



3 0614 7160 7

新水滸序

一書必有命意所在小說亦然舊小說之最價值者莫如水滸或者謂其右盜賊排官軍敗壞社會有礙道德夫作水滸者施耐庵耐公元人也當時蓋有見於奇渥溫氏之壓制勝國遺民受種種不平等不自由之虐待影射宋事作水滸梁山泊一窪地聚議堂內外事無大小百八人男女皆與議隱然一小共和國然則此書實為憲政之萌芽冬青乃承耐公之志作新水滸乙未仲春謝亭亭長

目錄

- 第一回 述奇夢新水滸開場 談立憲衆英雄集議
- 第二回 吳學究新編教科書 雷都頭初練警察隊
- 第三回 興漁利張順設公司 奏新聲樂和赴大會

序目

一

~~3 0289~~ 5930 0

229389

序目

一一

- |      |          |          |
|------|----------|----------|
| 第四回  | 造鐵路湯隆攬利權 | 辦漁團三阮盡義務 |
| 第五回  | 盧員外慨輸國民捐 | 混世魔暢談妖怪學 |
| 第六回  | 孫二娘興辦女學堂 | 顧大嫂演說天足會 |
| 第七回  | 花和尚謀充僧監督 | 安道全擔任軍醫員 |
| 第八回  | 海國春李達吃番菜 | 胡家宅王英打野雞 |
| 第九回  | 黑旋風大鬧紅頭捕 | 矮脚虎氣走一丈青 |
| 第十回  | 扈三娘遊學赴東洋 | 雷都頭貪功走上海 |
| 第十一回 | 小霸王強佔女學生 | 白面郎喬扮湖絲姐 |
| 第十二回 | 設招待所柴進延賓 | 入天樂窩雷橫聽戲 |
| 第十三回 | 石勇急足遞郵信  | 戴宗徒步追電車  |
| 第十四回 | 公孫勝咒晝辟穀符 | 安道全化驗戒煙藥 |

## 新水滸

### 第一回 述奇夢新水滸開場 談立憲衆英雄集議

看官聽者。看官須知一部水滸。爲小說中最傑出之作。作水滸之人。又爲當代不可多得之才。如今在下欲作一部新水滸出來。不惟自不量力。真是狗尾續貂了。但據在下想來。水滸所演的一百另八個人物。其中雖有忠臣。有孝子。有俠義。然究竟英雄草竊算不得完全國民。況且奸夫淫婦。雜出其間。大有礙於社會風俗。所以在下要演出一部新水滸。將他推翻轉來。保全社會。至於著書本意。雖是空中樓閣。借題發揮。然而有新發明的兩種道理。就是忠義兩字盡心大羣之公益。方算是真忠不謀個人之私利。方算是真義。我不妨將原書舊有的人物。一一妝點附會起來。若嘲若諷。且勸且懲。欲使人知道今日新政上之現象。如是如是而已。知我罪我。在所不計。諸君靜俟。

聽在下一道來。正是

掉將遊戲筆 來繪現形圖

話說盧俊義自從做了一場惡夢。驚醒轉來。心中突突跳個不止。翻來覆去。一夜不曾睡着。到了第二日。就將此事告知宋江。宋江沉吟了一會。便握着盧俊義手。出坐忠義堂上。招集一百零六位頭領。大家都相見畢。宋江開言說道。今日召集諸位到來。並非商議山中軍事。一則我們衆弟兄。既然合了天數。在此聚義。不可謂不盛。但終年艸竊。究屬非計。天既給我們獨立自強。性質必須要頂天立地。替國家做一番大業。出來纔不負我們平生之志。若仍就偷安苟且得過。且過將來。必無立足之所。豈不負己負國麼。再者盧員外昨夜得一惡夢。未知主何吉凶。要求諸位替他詳解。若果應了夢中之事。不但我們一腔熱血。瓦解冰消。反要受將來歷史上指摘說罷。就將盧俊

義夜來夢中之事。告訴一番。李逵聽了。怪叫起來道。盧大哥說的話。都是騙人。我們衆弟兄。全數在此。不曾少了一個。如何都說殺了。就是那些官兵。也都是沒用東西。如何會殺我們。惱了。銖牛性子。殺進京去。把趙老頭兒趕他到外國去。大哥做了皇帝。我們都做保駕功臣。豈不是好。宋江不等他說完。罵道。你這蠢才。如此魯莽。說出這樣無意識的話來。如今文明世界。那裡容留得你。快與我住口。李逵方不敢再言。吳用道。據小生看來。夢中之事。原作不得準。但亦不可全看作虛的。我們衆弟兄在此。聚義。雖是合了天數。也要思量一個結局。梁山泊本一窪之地。原不可以植民。萬一大兵到來。卵石不敵。如之奈何。總求早一日招降方好。小可前次下山賣卜時。在大名府城內。約略聞得朝廷有改革官制。主張立憲之說。至今雖未見舉動。實行之期。恐亦不遠。倘國家有一日舉行立憲。我們招降之期。便有了的。實指望。況且衆

位頭領。又都有驚天動地之才。一旦佐行新政。必然成就可觀。戴宗道。小弟前日在山下。聞得朝廷明降諭旨。預備立憲。高球那厮受了許多處分。蔡京自知老而無用。已經罷職歸田了。就是一班貪污狗官也。叅革得不少。昨日歸來。本當告訴哥哥。只因飲酒多了。一時不曾說得。朱貴也接着說道。小弟也曾聞得此說。小弟前日在店裡坐地。忽然來了五六個人飲酒。小弟在簾後聽得他們唧唧噥噥的說什麼君主立憲什麼民主立憲什麼地方自治。小弟聽了都不大懂得。因此亦欲告訴哥哥。吳用道。立憲兩字原是泰西推行過來的治體。但有共和專制兩種。共和立憲便是民主立憲。是百姓公舉一個有才德有名譽的人做大統領。四年一任。任滿再舉。專制立憲便是君主立憲。是皇帝永遠君臨百姓。百姓與皇帝共擔國家責任。所謂君民共主之國。現在英國日本就是用的專制立憲政體。如今我國國民程度尚低。



立憲二字恐怕還不上那些激烈改進的新黨。只想三腳兩步推翻專制。兩字定夢鬧到民主革命地步。殊不知今日中國實非君民共主不可。這是小牛的愚見。目下既有了立憲實信招降之期。即在指日我等須及早預備。纔好宋江道。據我看來。朝廷雖改革政治。力行新政。但仍恐虛行故事。一無實際。到反弄成新舊不和。從此更要多事了。吳用道。這也未必然。只要朝廷宗旨抱得正。毋論舊黨新黨也。都可鎔化無迹。若模樣兩可之人。說新便新。說舊便舊。政府一無把握。那就不可問了。盧俊義道。如果將來受了招降。還是個人營生。爲是還是仍舊盤踞此地。爲是吳用道。從古無不散之局。我們既受國家招降。若仍舊盤踞此地。不但朝廷要說我們負隅謀叛。就是衆位頭領才具也沒處施展。未免姑負光陰。自暴自棄。依小生愚見。到不如暫時散了各幹各事。或是陸續下山。見有可爲。卽爲總以個人自治。合羣愛國。爲

宗旨造一個花團錦簇新中國出來到那時功成身退重聚梁山共享太平。豈不快樂。衆人都道說得是。正談論間。山下來報說。到了幾個軍官。手執着公文。說是奉朝廷旨意來招安的。宋江聽了大喜。便與衆人出寨相接。那軍官進來。一面遞上山東地方官奉旨招降的公文。一面說道。現下朝廷銳意維新。衆位英雄當此強盛之年。不應負盜賊之名。竊踞萑蒲。理宜去邪歸正。共圖大事。如今朝廷正值用人之際。不拘資格。又不忍使諸位英雄屈沒。因此特旨招安。便將東平府知府侯蒙如何力保。聖上如何恩准的話。說了一遍。衆人聽了都大喜。宋江同吳用先拆公文一看。只見上面寫着諭旨道。

朕以內憂未戢。外患頻仍。擾擾神州。懼歸淪陷。梁山泊宋江等。負隅梗化。罪無可道。然去逆効順。才皆可用。方今他族逼處。苟能禦侮於域外。猶愈操戈於同室。朕今特赦宋江等各歸田里。務安本業。勉爲國家良民。如有

程度可觀。自當量才錄用。共禦外侮。奠定神州。朕實有厚望焉。該地方官將此傳諭知之。欽此。

宋江同吳用看了。隨即遞給衆人看畢。宋江一面款待來使。一面就教吳用作了一道謝恩狀紙。並歸順甘結。命聖手書生蕭讓謄寫清楚。交與來使。帶去呈遞。使者去後。宋江復對衆人道。如今我等既受國家招降。從今日起。應當勉爲立憲國民。各修人格。各盡義務。不可再存一點強盜心腸。方纔先生說我們散的爲是。但當預先籌算我等應如何散法。散後當如何組織一個團體。可以約日相聚。不知衆位有何高見。衆人都道。但憑大哥處置。廬俊義先起立言道。據小弟看來。如今既受招降。不比在水泊做無錢的買賣。第一須個人自己想謀生之法。有了謀生之法。纔可以講自治。只要各人自問願就何事的。就去就何事。比如有善爲工。就去爲工。有善務農的。就去務農。有

善經商的。就去經商。爲工的。湏要發明。工業。上新製造。爲農的。湏要發明。農業。上新種植。爲商的。湏要發明。商業。上新機關。方爲不負。所作。目今世界。除這些。工農商。外。別無。可以立身之地。文字。是最靠不住的。官場。是國民的公僕。如果。沒有。工農。生利。這公僕。也做不成了。將來。國家。總要。從工農。上做起來。方能。立得住。腳。跟。諸位。以爲。何如。衆人。都道。員外。說得。是。魯智。深道。如此。說來。洒家。既不能。做提。轄。又是一個。和尚。洒家。又不曉。得。什麼。教。工農。真成一個。無業。遊民。了。洒家。還是。做強。盜。快活。省得。淘那。烏氣。宋江。道。魯賢弟。話不是。怎樣。說。佛在。中國。爲宗教。斷不能。滅絕。不過。他講。些輪。迴地。獄。原是。哄愚民的。如今。民智。已開。信者。漸少。必然。要改。變過來。與儒。教打通。一氣。將來。能設。立一個。佛教。總公所。再開。幾個。佛教。學堂。就可以。化無。用爲。有用。賢弟。下山。便在此。中覓。個生。計。何愁。沒有。我看。衆位。賢弟。都可以。不必。擔憂。獨有

我李家兄弟。我每次替他愁着。他這樣粗魯性子。一經下山。定然弄出事故來。累我梁山泊聲名。反貽朝廷口實。所以我放心不下。李逵道。我一生只願服侍大哥別的事。到不稀罕。要下山去。怎地。鉄牛不過嘴饞些。說得衆人都笑了。於是衆人復又商議一番。約定從明日起。各人先後下山。各謀各事。宋江先將金銀分給衆小嘍囉。教他們自尋活去。是日盡歡而散。正是朝廷計日開賢路。多少英雄就道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平話

凡一部大文開場。必先有個楔子。方喚得起通身精神。所謂欲立竿先見影也。此回便是全書影子。

侯蒙保奏。宋江等受降。均見正史。並非作者杜造。

男兒一生最怕。是偷安苟且四字。所謂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青年子

弟。亟宜猛省。

李達一生心直口快。看他說把趙老頭兒趕到外國去。大哥做了皇帝。我們都做保駕功臣。數語何等爽快。宋江罵他蠢才。其實宋江心中。何嘗不作此想。

工農在今日爲中國當務之急。富強之基。即礎於此。不從此做去。如何立得定脚。俊義所言。真是救急良藥。

魯達不想做提轄。只愛做强盜。不知官卽是盜。五日京兆。便可抵數年搶掠。

第二回 吳學究新編教科書

雷都頭初練警察隊

話分兩頭。却說吳用全雷橫兩個。先行下得山來。但他本是個書生。別的事都作不得。他一心思想本村作些事業。仗着自己機智。將來可以作個鄉官。

此急欲先回故里。看着自己家鄉風俗。還是已經開化。還是仍舊閉塞。然後再謀法則。他還常對人說。國家政治。先要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又先使個人自治。若個人不能自治。那國家之事也就難說了。因此歸家之心較他人還急。雷橫本來與吳用仝鄉。却是鄆城縣東溪村晁家庄人。他母親年老人。渴念自己故土。因亦一仝前往。二人在路上曉行夜宿。到也不覺寂寞。隨時考察些沿途政治。見那做官的。當兵的。若僅在表面上看去。尙有一節可取。其實內容仍舊是腐敗。更有那不中不西之人。頭上戴着東洋軟帽。腳下登着西洋皮靴。身上穿著滿洲服式。吳用見了嘆口氣。對着雷橫說道。如今世界上事較往日更難辦了。都頭你看這些人。外面裝束便可知他的內容。若說他是新的。他身上偏是滿洲服色。說他是舊的。他頭上偏戴着東洋軟帽。他腳下偏登着西洋皮靴。真所謂不新不舊不倫不類。叫他做滿洲人也。

好。做東洋人也。好做西洋人也。好全中國都是這些人。大事還能辦麼。雷橫道。軍師此番下山。還是仍理舊業。還是棄文就武。吳用道。國家雖然重武。但我在水泊聚義多年。所行之事。都是調度方法。從未執着一回器械。如今年已衰朽。少時所習。大半無用。那些尙武精神。只好讓着都頭去作。我聞得各處皆設有學堂。或者於此中謀個教員。盡些教育義務。將來爲國家造就人材。也不枉我下山一走。雷橫道。據小弟看來。中國文學總萬不能廢。只要從實際上着筆。便成有用。先生足智多謀。且又爲秀才班首。若使著書立說。必然名重一時。二人說說談談。甚覺有趣。過了數日。已到了鄆城縣東溪村中。雷橫先在村中。租定一所房屋。把母親安頓了。吳用就與雷橫同廝。每日無事。吳用偕了雷橫往各村遊玩。留心晁家莊的舊址。只見一片瓦礫。眞所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吳用仔細考察風俗。頗有文明氣象。不



像是全不開通的。但其中亦有許多缺點。卽如學堂而論。村中先有的莫如學堂。雖已開辦多年。程度終究不高。就是學堂中聘用那些教員。多半入股舊學。沒一個熟精科學的。至於堂中所用之書。仍不外舊有的幾種。吳用看了數處。都是一樣。回來對雷橫說道。如今學堂之事。我也不願就了。我極意思設立一個女學。因爲男國民是從女國民出來。沒有完全的女國民。怎麼望有完全男國民。如今學堂要先從女學入手。造就一般女國民出來。先做個母教榜。豈不是好。都頭不見我們村中那些女子都纏小足。弄得身體怯弱。寸步難行。這是最爲惡俗。況且女子所熟習的。不過縫紉補綴。並不知書識字。終身依仗男子。成就了一種奴隸性質。雷橫道。軍師說的話固是。但如今要設立一個女學堂。你我都是男子。終嫌不便。不若先生發封信去。請我們顧大嫂子。孫二嫂子來。只要軍師佐他一臂。何愁不能成立。吳用道。他

二人現下究竟是否在山。都頭既如此說。再作計較便了。我如今逞此機會。先編幾種教科書出來。一則爲改良學堂之用。二則我就在這幾部書上。出他一個小小聲名。將來謀些衣食也。容易都頭。你是會充當過捕頭的。若要地方自治。先從警察入手。好在現下警察正當發萌時代。都頭何不尋個機會。去辦警察。鍊他一隊精悍警兵出來。就是國家干城了。雷橫點頭稱是。兩人又談了些別事。一宿無話。到了次日。吳用先到市上買幾種原有的小學國文教科書來。坐在房中。打開一看。上面載的無非是些大牛小羊好哥哥好妹妹這種話頭。吳用看了。曉得蒙學自從淺近入手的。但是兒童時候。德育也要緊。現在學部所定小學章程。分國文修身爲兩科。然而究嫌分科太多。到不如將修身納入國文之內。并爲一科。我從明日起。先完完善善編輯幾部國文教科書來。使後生小子讀了也好。知道倫理修身的工夫。就在文。

學之中。打定主意。每日便不出門。獨自在房中幹那著書的事。雷橫見吳用有事。便也不去擾他。過了好幾日。吳用正在門前散步。雷橫笑嘻嘻的過來問道。軍師編書怎麼樣了。吳用道。已成七八。只要初編一出。且看銷路。再作二編。倘然沒人。依樣葫蘆。暗中勦襲。銷路便可持久。最怕被窮秀才竊去。改頭換面。認作自己。大著那就不可問了。都頭連日何以不在家中。雷橫道。我見軍師在此著書。恐防擾了心思。又聞得石碣村阮家弟兄。俱已下山。我便僱了船到他那裡。吃了幾天酒。如今纔歸。吳用道。他三人既然下山。到也甚好。但不知他們弟兄主意。還是依舊捕魚度日。還是另有大志。雷橫道。據他們弟兄說來。現在漁業暢興。生利可以十倍。只要整作起來。比別樣事業好。他又說。張順已經在通州一帶地面。創興一個漁業公司。有信來招他們去。并要邀我一全前往。我想他們專幹的是水裡營生。我只能做岸上事。水面

來去不慣。所以辭了他。他又說。石碣村雖是個水鄉。那左右陸地。却也不少。沒有警察。恐怕混入些游匪來。煽惑作亂。要我在他那裡練一隊警察。作為地方保護。已經向上官言明。上官也器重我。定要我辦。因此只得答應了。此番特地回來告訴先生。吳用道。他們弟兄全張順與漁利。都頭又去練警隊。真是位置得宜。可以各盡其長。雷橫道。捕盜之事。我還記得一二。但恐警察與保甲不同。必有新訂章程。若與朱仝哥哥同在一起。大家到可以商量做着。如今剩我獨當一面。恐防有些棘手。吳用道。這到不妨。保甲與警察。名雖兩途。理實一致。所謂換湯不換藥。不過微有不同處。所恨現在兵丁沒一個不有嗜好。不是吸烟。就是酗酒。甚且每到夜間。借巡警為名。三。人一隊。五。人。一起。同往。空巷。破屋子中。聚賭。只。並。不。是。有。意。捏。造。謗。喪。軍。人。名。譽。是。我。近。日。在。村。中。親。眼。見。着。都。頭。此。番。出。去。第。一。要。破。除。情。面。第。二。要。操。練。勤。熟。使。

他守望相助。切莫因陋就簡。總湏實事求是。使旁觀無懈可擊。方算都頭初出茅廬第一功了。雷橫點首稱是。大家又商量些別的。一宵無話。過了數日。石碣村中已經着人來請。說諸事齊備。憲諭已發。就請即日起身。雷橫聽了。自然歡喜。進內稟明母親。他娘囑咐他說。此番出去。湏要耐着性子。切不可再遇見白秀英一輩子的人。鬧出事來。連累你娘受苦。雷橫一一都答應了出來。又與吳用作別。吳用切實勉勵一番。然後說道。我在此守住你母親。待我編書完了。再來你們村中。與諸位聚首。前途珍重。大家作揖而別。雷橫就在村中僱了船。帶了自己朴刀。至石碣村而來。先往阮氏家中。阮氏弟兄出來接着。準備酒肴作賀。飲至中間。阮小二笑道。如今都頭哥哥吃了官家飯了。將來升官發財。是最容易。阮小五道。都頭如果想升官發財。湏要從那同我們作對頭的找去。不要賣送幾個同胞。被人笑話。阮小七道。據我想來。除

了別人。或有怎樣自己兄弟斷不會有的。我們山上最重是義氣。都是船幫。船水幫水沒一個用荷葉包着刺菱裡。戳出雷橫道。三位不要取笑。我雷橫此番來練警察。原想盡自己天職。造就一分子完全巡警來爲地方自淪起點。那些升官發財之事。只好讓別人去。四人說說笑笑。飲了半日酒。雷橫便問起張順之事。阮小二道。張順哥哥前日又着人來叫我們弟兄。他說漁業公司已經成立。要我弟兄前去幫助。順便辦個漁團。好作南洋保障。我已經答應他。雷橫道。他在南邊設立漁業公司。招了許多股分。勢力真也不小。阮小二道。若論勢力呢。大家也可占一分子。不過他族中有個狀元。有這面片子兜攬起來。自然比大概容易。阮小五道。我們且莫論他。橫豎各人幹各人事罷了。雷橫道。總是二哥爽快。大家重新復換過酒。盡歡而散。到了次日。雷橫就去拜了知縣。知縣與他商酌了些事。就派他充作教練。雷橫雖是破題。

兒第一遭。但他精明強幹。頗不讓人。所以教練數月。程度便有可觀。衆兵丁見他公正持平。也狠佩服他。一日教練已畢。獨自在操場外面散步。忽聞背後有人叫道。都頭哥哥。如今吃了官家飯。連小弟都不認識了。雷橫回頭一看。便道。原來是你。要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平話

世間惟文弱書生最無用。吳用離了強盜窩下山。除却筆墨外。別無謀生之法。計多星本領。究屬有限。

吳用因朝廷立憲下得山來。便爲自己地步。想作個鄉官。的是老學究心願。

論地方自治。須先從個人自治入手。探原立論確有見地。不得以窮秀才目之。

中國巡警腐敗已極。酌酒聚賭外。別無他長。安得如雷橫者起而振之。

第三回 興漁利張順設公司 奏新聲樂和赴大會

話說雷橫正在場外散步。忽聞背後有人叫他。回頭一看。認是湯隆。便道。湯賢弟你緣何也來此間。湯隆道。小弟下山後。獨自一個走了數日。本想要到杭州。順便逛西湖。路上遇見樂和。便同他一起。不知他在那裡學得些新奇音樂。來呀呀。弄個不休。還說什麼音樂是舒肺氣的。聽我說杭州西湖甚好。想與我同到杭州。小弟不耐煩。因此私地走來。探望阮家弟兄。不意遇見哥哥。哥哥緣何也在這裡。雷橫道。你如何知道我吃官家飯。湯隆道。我見哥哥穿着軍服。所以疑心作了官。雷橫遂同湯隆回到廬中。托自己情事告訴了。復道。阮家弟兄。因為張順在通州設立漁業公司。允了他招請。昨日起身都去了。可惜賢弟來遲。不然。沒有不遇見的。賢弟何以要到杭州。湯隆道。



小弟聞得人說杭州有個高倅子孫名叫高二尹在那裡勾通洋人將全浙礦產鐵路私自賣與外國人浙江士商大爲不平等要力爭回來自辦我可恨高二尹這個畜生見利忘義不顧大局竟將浙江人命根都賣斷了幸而浙江人心不死力爭回來現在鐵路已收回自辦小弟得了這個信要想鐵工上謀些事業或者機緣湊巧運動起來謀個鐵路總辦否則就作個工頭也可佔些餘利前月李俊大哥叫我去帮他捉鹽梟小弟自問力量不及便託故推辭了雷橫道李俊麼他現在何處湯隆道他全童威童猛兩個在江浙鹽捕營充管帶因爲匪幫充斥他們又於此道狠熟悉所以甘願就此一途他還說不是自己去的是被入請去的雷橫點頭湯隆道張順大哥如何便在通州設立漁業公司請哥哥告訴我倘小弟將來鐵路上事有所肘掣也可前去求他相助他的才具比我大十倍聲望又比我高只要他從中略

一。贊。成。沒。有。人。不。答。應。的。就。是。謀。個。鐵。路。總。辦。也。容。易。雷。橫。道。我。往。時。尚。不。知。底。細。如。今。已。都。明。白。便。告。給。你。罷。原。來。他。有。一。個。族。中。叫。什。麼。張。水。山。是。鼎。甲。出。身。雖。是。一。個。文。弱。老。八。股。到。狠。講。究。實。業。通。州。一。帶。辦。得。狠。好。而。且。有。了。成。效。他。知。道。張。順。是。魚。牙。子。出。身。又。是。水。面。上。狠。有。名。的。就。叫。他。創。辦。一。個。漁。業。公。司。祇。因。洋。貨。充。斥。利。權。盡。爲。外。人。所。奪。就。是。水。族。上。食。品。也。都。被。外。人。製。造。罐。頭。輸。入。內。地。所。以。他。要。振。興。漁。業。叫。張。順。總。理。其。事。張。順。得。了。這。個。置。便。請。阮。家。弟。兄。去。創。辦。漁。團。作。個。東。南。保。障。真。是。風。虎。雲。龍。相。得。益。彰。了。湯。賢。弟。你。說。既。要。謀。鐵。路。事。業。也。當。及。早。前。去。凡。事。捷。足。者。先。得。逞。此。未。會。開。辦。位。置。不。難。若。遲。了。恐。被。大。有。力。者。奪。去。那。時。反。要。後。悔。湯。隆。深。以。爲。然。雷。橫。又。道。賢。弟。如。有。爲。難。之。處。凡。事。只。須。問。軍。師。先。生。他。沒。有。不。知。道。的。現。放。着。我。家。住。着。或。者。先。去。問。個。明。白。也。好。湯。隆。道。我。如。今。先。到。杭。

州。看定情形。再作計較。屆時小弟着人來請不遲。兩人又談了些別事。一宿無話。到了次日。湯隆辭別雷橫。急急上杭州去。此事暫擱不題。却說樂和自從隨湯隆住在店中。到了次日起來。不見湯隆。以爲他去街上閑逛。也不在意。早餐已畢。就取出那張風琴來。獨自撫弄。列位。他何以會弄風琴呢。其中却有一個緣故。他當初下山時。獨自一個。住在店中。每日無事。吹幾回笛子。有時還唱幾折曲子散悶。全廡中有個客人。聽他吹得笛子好。便走將過來。與他談心。樂和本是一個極和氣的。沒人不喜歡他。有時談到樂音。甚爲投契。原來那人亦是癖好音樂。兼諳泰西律呂。而且奏得風琴絕好。他對樂和說道。如今世界逐漸進化。不但時下小曲急湏改良。就是樂器中笙。簫。管。笛。一流也都行不開了。歌唱本是天籟。可以活潑心志。但是學堂。行軍。中所編的歌辭。全本的愛國話頭。尙武精神。至於聲音一道。目下最重是風琴。足下。

既長於音律。若能改換過來。便可出而問世。樂和聽了。心中歡喜。復問他風琴道理。那人道。這風琴原是泰西通行過來的。如今學堂中。沒有不用此一種。說畢。回到自己房中。取了一張小小風琴來。贈與樂和。復教他怎樣合拍法子。樂和謝了。又謝。從此手按腳踏。弄將起來。初時尙覺生硬。不上幾天。便已習慣。復又參以己意。愈弄愈妙。隨便又編了幾個文明新歌曲。譜入裏面。不到一月。已成絕技。因欲探望姊子。所以遇見湯隆。這一日到晚。並不見湯隆回來。心中疑惑。推想了一回。便道。哦。是了。他平時到與我和合。近日有些意見相阻。他每每嫌我不去幹那自己有益之事。偏喜弄這些小巧。定然他撇我先上杭州去。逛西湖了。我今且不管他。橫豎總是閑着。就獨自上杭州一走。然後再找我姊子去。也不遲。主意已定。到了次日。仍不見湯隆回來。樂和便算清飯錢。肩了風琴。取道杭州。一路上曉行夜宿。到也安逸。過了幾日。

不知不覺。已到杭州。但見人烟輻輳。商賈往來如雲。真好一個去處。就在西湖岳王墳左近。找了一個客店住下。終日往來六橋三竺之間。買酒看花。興到時。便坐在蘇小墓塚下。唱幾疊曲子遣悶。每當夜間風清月白。獨往楊柳堤邊。懷中取出鐵笛來。將自己新製歌曲。按着節奏吹將起來。真是音調清越。格律高渺。引得山中猿鶴一時都啼嘯起來。樂和快樂異常。有一日。樂和正在孤山放鶴亭下坐着吹笛。有人從背後走來。拍着他肩笑道。樂家兄弟好快活。真成了瀛天仙子了。樂和回身一看。却原來自混江龍李俊。便笑着道。李大哥來得正巧。你我且到斷橋下吃三杯去。李俊道。你作西子湖主人。應該請我。樂和收了笛子。攜了李俊手。全往斷橋邊來。找了一個酒家坐下。李俊先道。我前日到杭州也慕西湖名勝。今日得閑。始來此一走。聞得笛聲清徹。我便隨着聲音找尋過來。不意是你。兄弟緣何一人在此。樂和將上項

事告訴了。隨又問着李俊。李俊道：我現在緝捕營同童威童猛兩個搜捕梟匪。現下匪幫充斥。風聞浙江省杭嘉湖一帶。潛匿却也不少。所以暗中前來探捕。兄弟。你的音樂本領。既然高妙。何不去習練風琴。樂和道：小弟也曾習得一二。只是不中聽。李俊道：如此說來。你那風琴自然獨一無二了。何不到音樂會去。小試其技。出他一個聲名。便見我們梁山英雄不弱。樂和道：小弟不知道音樂會在那裡。所以未曾去得。李俊道：我昨日在城中閑逛。看見一張傳單。說什麼城中要開音樂大會。就在只兩日。兄弟先進城去探聽。便可得知。或者自己租所房屋。開個音樂講習所。只要耐得定性。那怕沒人來請教。強如在這裡坐地。樂和答應了。是大家又飲了一回酒。李俊先作別去了。次日樂和依了李俊之言。進得成來。先道聽音樂會在那裡。有人告他說。往東首一直高大洋房。便是。樂和謝了。依言找去。果見一所紅磚砌成的大

房屋牆上嵌着四個金字。是一和講堂。門外掛着一張白紙單子。單上寫着入會章程。樂和入得門來。只見裡面黑漆漆擠滿了一羣烏牛。樂和一想。不要我走錯了這個好大牛圈。定睛看時。原來却是一般純黑外國服色。人已坐滿了樂和。知道今日是開會日期。卻來得巧。我可不先不後。隨即看過入會單子。揀了一個空位坐下。過不到一點鐘時候。會場人已齊集。臺上就有人出來演說一番。大略謂今日開會。原是爲聯合同志討論學問起見。諸君如有長於音律。不妨各顯其能。以下又說了多少文明進化的話。說畢。就有幾個學堂中學生。先奏起大馬兒斯軍樂。來隨後就是風琴並奏細樂。並奏尺八。獨奏悠悠揚揚。裡面夾着男女唱歌之聲。清脆宛轉。娓娓可聽。大有衆仙同詠霓裳之概。一時奏唱已畢。樂和聽了。不覺手頭技癢。轉至臺前。對着會長說道。諸君音樂果然佳妙。但尙少風琴獨奏一種。小可不才願進一技。

會長見樂和年輕貌秀，又是異鄉口音，疑心他是別處學堂卒業生，不敢怠慢，便請上臺。其時衆人眼光都注在樂和身上。樂和上得臺來，不慌不忙，取那風琴，按着節奏，鼓動精神，撥弄起來，真是心靈手妙，抑揚宛轉，神韻入微。臺下衆人一齊拍手叫絕。連旁邊坐聽幾個西人，樂得手舞足蹈，幾乎要把自己戴的帽子擲到臺頂上去。樂和奏罷，從容下臺。衆人爭上前圍住問姓。樂和一一告訴了。事畢會散，有幾個會員便要留樂和在講堂，使他充當教員一席。樂和本來闲着，得此機會，倒也落得從此樂和便住在講堂。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 平話

做西洋人也好。做東洋人也好。所謂東到便吃豬。西到便吃羊。中國有這多順民。如何能興。



魚業爲大宗銷場。欲廣利源。非設立公司不可。舍習慣風濤之張順。誰能肩此鉅任者。

聲音一道。實爲心志上不可少之物。愛國思想。尙武精神。皆由音樂鼓動而來。如今國民進化。安得不研究此種。

#### 第四回 造鐵路湯隆攬利權 辦漁團三阮盡義務

話分兩頭。如今且說湯隆自從別了雷橫。急急上杭州來。過不數日。已到南潯地面。離杭州不遠了。因爲他南潯有個舊交。是流落江湖賣槍棒時認識的。便道中。想去找他。或者遇見時。求他稍助一臂。可以先到南潯。到了南潯以後。一時又找不着。只得逕往杭州。一路上聞得人說。浙江鐵路已舉定了一個姓湯的。湯隆暗想。莫非就是我麼。轉念一想。我初次到浙江。並無人認識。我怎麼就有人舉我。豈不是做夢。況且現在科舉雖廢。然而當道及富商。

大。賈。的。視。綫。仍。不。免。推。重。科。名。中。人。我。又。非。科。甲。出。身。怎。麼。有。人。看。得。起。我。便。舉。我。麼。到。不。如。謀。個。路。工。頭。腦。罷。打。算。已。定。急。急。到。了。杭。州。進。得。城。來。便。住。在。一。個。小。小。寺。中。閒。時。間。問。廟。中。往。來。之。人。果。然。如。路。上。聽。的。一。樣。此。時。湯。隆。便。如。熟。鍋。上。螞。蟻。一。心。想。成。此。事。便。道。我。到。明。日。先。往。市。上。去。探。個。明。白。好。作。準。備。次。日。湯。隆。裝。束。做。紳。士。模。樣。來。走。將。出。去。左。思。右。想。我。應。該。先。往。何。處。去。方。好。不。如。逕。到。商。務。總。會。聽。他。們。的。意。見。再。說。隨。卽。一。路。行。來。不。知。不。覺。走。了。許。多。路。忽。聞。背。後。有。人。叫。道。湯。大。哥。往。那。裡。去。湯。隆。轉。身。一。看。認。是。樂。和。便。道。你。也。來。了。麼。樂。和。道。大。哥。自。從。出。門。後。我。等。了。一。日。不。見。回。來。便。獨。自。走。出。來。此。間。我。說。大。哥。撇。了。我。先。走。如。今。是。沒。處。抵。賴。了。湯。隆。道。當。時。我。往。石。碣。村。看。阮。家。弟。兄。遇。見。雷。橫。談。了。一。日。我。意。你。必。然。先。走。所。以。不。復。轉。來。你。現。今。在。何。處。安。身。樂。和。道。我。來。時。遇。見。李。俊。大。哥。他。指。引。我。入。

音樂會。如今我已充當音樂教習了。湯隆道。難道李俊也在此麼。樂和道。他在江浙鹽捕營。有事來此。如今已回去了。湯大哥你說要謀鐵路上事。現在可有頭緒。湯隆道。我今日正爲此事。想到商務會去。探個明白。只恨沒有相識人。兄弟可同我前去走走。樂和道。哥哥你還不知道麼。今日商務總會因爲鐵路要想穿城走。商家都不答應。正在此議事。小弟亦爲此事而來。正可一同前去。湯隆歡喜不勝。一路上談些鐵路之事。樂和忽道。小弟到先要告知哥哥一事。以便臨期預備。今日商務集議。原是爲的穿城不穿城。但學界上主張穿城者多。商界主張穿城者少。兄長當開議時。只要堅執一不可穿城之說。歷指出將來有多少弊害商家及股東。沒有不贊成的一經贊成。兄長便有了聲名。小弟再從旁擡高幾句。雖然不能做個總理。也可以做個公司中名譽員。湯隆答應了談論間。不覺已到總會。樂和介紹湯隆進來。其時

衆人方纔到齊。將次開議。會中人分作數起。有唧唧。嘵嘵。交頭接耳的。有指手畫脚。高聲大喊的。形狀不一。而足。逾時。人數已滿。隨卽開議。各人皆伸說意見。一番有的說穿城填河。可省購地經費。有的說穿城不填河。只要繞城而走。也使得。還有主張只穿一半之說。紛紛擾攘。不一而足。湯隆聽了許久。知道主張穿城的。都是一班學界中人。並沒資本。那有股分的。到反退立後面。搖頭不語。此時樂和。輕輕扯着湯隆衣服。叫他上去演說。湯隆理會。見人多不能揮身。便奮身立在一張几上。高聲言道。諸君都主張穿城。據在下想來。到是不穿城的好。穿城有許多不便。一則撤去城垣不便。二則撤去市屋太多不便。三則城市人多。往來有礙不便。况火車經行之處。不必定要在鬧熱市場方有生意。依在下愚見。到不如不穿城的爲是。衆人聽了。都拍手贊成。前議諸人。又起來伸辨一番。湯隆隨問隨駁。大衆也沒得說了。究竟依了

湯隆的策。湯隆下得兒來。就有人前來殷勤。衆商皆願舉他爲名舉員。湯隆假意推却。經樂和從旁叅贊。湯隆也就答應。不再遜讓了。逾時會散。湯隆同着樂和出來。到自己廝中坐下。湯隆問道。這名譽員三字。究竟是空位。我本是打鐵出身。到不如實在去做鐵工罷。樂和笑道。做鐵工很容易。我就替你介紹。儘你包辦鐵路的材料。湯隆道。這材料須先開鐵廠。如今那有這樣大資本。樂和道。兄長可曾知道。張順哥哥在南通州辦漁業麼。湯隆道。這個我早知道。何消說得。樂和道。小弟聞得他在那面聲氣頗通狀元也。極相信他。兄長何不與他商議。叫他從中設個法子。就是幾十萬貫資本也可唾手而得。兄長先寫封信去告訴他要創辦實業。總有法子可想。湯隆點首稱是。樂和盪了一會。自行歸去。湯隆到得晚間。依言寫了一函。先將自己事情告給了。隨後將資本一節。乞他設法招股的話。切切實實作了一道長言。書寫

既竟，張順將了粘上兩個龍頭，投入郵局遞去。自己坐在廡中等信。暫且休題。且說張順自從設立漁業公司以來，生意頗覺繁盛。自己一想，漁業在中國爲最大宗銷場，漁利雖好，但是海盜太多，非興辦漁團不可。現在剩我獨自一人經營，如何兼顧得到？不若去請阮家弟兄來，他們弟兄都是精明強悍，於水路技倆又十分出色，大可助我一臂。想準主意，隨即發信去請。不上幾日，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都來，張順歡喜不勝，忙出迎接。阮家弟兄進來以後，大家俱告了乏，一同至內廳坐定。張順道：三位到此，有失迎迓，開罪之至。隨喚管家來送茶。阮小二見張順妝做斯文模樣，一味客套，便有幾分不快。張順猶向各人寒暄，阮小七先開口道：張大哥，你如今一入勢利場中，便變了性質。自己弟兄用不着這般客套來。阮小五道：兄弟，你知道甚麼？我們弟兄不見世面慣的，一味只曉得粗鹵，比不得張大哥做了總理，應該有這

樣習氣。張順笑道。我真糊塗。一時把自己兄弟認作外人。說着官場通套話。真是口頭習慣。自不知覺。三位不要見笑。阮小二道。古人說得好。習慣成自然。只是應當有的。大家都笑了。隨後又說些下山別後的話。到得晚間。張順便將與辦漁團之事提及。阮小二道。這又何難。我們弟兄先將沿江漁戶查檢起來。編一個清冊。布下號令。隨時教導他們。練些水軍技藝。遇有事時。便可借作勁旅。保衛東南。海疆豈不是好。我們弟兄只要殺何巡檢。本用些出來。那怕海盜洋盜。阮小七道。我教駕駛法。二哥教操練法。大哥就作個統領。阮小五道。兄弟。你不知道。海邊漁民。比不得我們石碣村中漁民。海邊之人。強悍者多。且又五方雜處。良莠不齊。非用權變。不能壓服其心。我們先要曉得他的性質。然後再用兵法。部勒他。張順道。此事三位到不須慮着。漁民雖然強悍。到還剛直。不欺小弟。曾經調查過來。只要三位辦事認真。賞罰得所。

自然大衆一心了說罷。又將章程商酌一番。阮小二道。章程到也可以隨時斟酌。這是帮手總要愈多愈好。你家親哥哥往那裡去了。張順道。他嫌商業上事雜。不大願意要去。幹獨一無二事業。前月已到北洋練海軍去了。還偕了玉旛杆孟康。相機去造鐵甲戰艦。定要規復海軍。重整起一個鐵血主意的中國來。你想他們志願大不大。正談論間。外面送上一封書來。張順接着打開一看。說道。哦。他竟要想包辦鐵路。真是意想不到。三人問是何人。張順將書念給他們聽。阮氏兄弟都道好。張順復說道。他書中說着要我替他設法籌措。一注大資本。現在我們通州別的股項尙鬧不清。何暇再替他招股。沉吟了一會。便道。有了。我不如舉薦他一人。包管有了着落。阮小二問是何人。張順疊着兩個指頭。說將出來。要知張順所說何人。且聽下文分解。



盜賣浙江路礦。斷送浙人命脉。其人之肉。尙足食乎。雖然。父殺人。子爲盜。高俅之裔。又何責焉。

音。樂。會。上。擠。滿。一。羣。烏。牛。眞。所。謂。對。牛。彈。琴。

阮小七說張順一入勢利場中。便變性質。習俗移人。大抵如此。

第五回 盧員外慨輸國民捐 混世魔修談妖怪學

當時張順要對付湯隆一個人。阮小二問是誰。張順不慌不忙。疊着兩個指頭說道。那就是我們山上二頭領玉麒麟盧俊義哥哥。阮小五道。他下山有幾時了。如今現在那裡。張順道。他當時先我下山。仍在自己家鄉居住。安享他的豪富。阮小七道。他未上山時。打官司。坐監牢。家司已經充公。我不信。他還有這許多錢。張順道。難怪三位不知。他下得出來。先在院衙門遞了一個稟帖。那些同鄉京官。當時有受過他惠的。如令知他無事。便替他辯白。聖上

準。奏。已。經。將。他。前。時。充。公。田。產。盡。數。發。完。了。目。下。狠。有。幾。注。錢。就。是。我。漁。業。公。司。裏。面。也。有。他。股。分。在。此。我。不。妨。寫。封。信。去。教。他。幫。助。一。臂。成。全。了。湯。隆。豈。不。是。好。三。人。都。道。有。理。次。日。張。順。便。修。書。一。函。說。明。就。裏。着。人。送。去。後。來。盧。俊。義。究。竟。幫。了。湯。隆。五。十。萬。銀。子。作。書。的。一。枝。筆。難。分。兩。處。只。得。暫。擱。一。邊。再。說。盧。員。外。自。從。下。得。山。來。偕。同。了。燕。青。在。半。路。上。又。遇。見。樊。瑞。三。人。同。在。一。起。到。也。不。覺。寂。寞。原。來。樊。瑞。是。記。得。孫。二。娘。同。顧。大。嫂。在。松。江。辦。女。學。要。想。去。投。奔。他。因。此。遇。着。盧。俊。義。知。道。他。一。生。學。問。有。限。便。對。樊。瑞。道。樊。兄。弟。你。的。本。領。不。過。是。些。妖。怪。學。最。不。合。時。宜。不。如。隨。我。到。大。名。府。走。走。我。一。心。想。規。復。自。己。產。業。總。要。想。個。法。則。纔。好。燕。青。道。如。今。作。事。全。在。運。動。只。要。運。動。得。力。毋。論。天。大。過。犯。也。可。消。釋。員。外。要。想。規。復。田。產。據。小。的。想。來。亦。容。易。得。狠。員。外。到。了。大。名。府。後。先。到。院。衙。門。上。他。一。個。辦。誣。稟。帖。再。花。費。幾。百。

兩銀子使費好在京中同鄉官都受過員外恩惠。況且又有銀子給他們使。用眼珠子是黑的。銀子又是雪白。他們一班人擎着幾百個字換許多銀子。沒一個不情愿。銀子愈多。奏擢上面話頭愈說得好。盧俊義聽了。深以爲然。樊瑞知他們有事。便辭道。小弟仍是往南邊去的好。小弟心想。南人迷信。比北人還多。因此急欲到南邊去。一則探望兩個嫂子。他們辦的學堂。究屬如何。二則我的買賣只有符咒上來得。南人最迷信符籙。或者假裝着祝由科醫治病。症賺幾個錢。到也適意。盧俊義見他如此。不便相強。只得由他自去。樊瑞去後。盧俊義仍同了燕青到家。先作起一個稟帖。遞到院裏。又與了燕青一千兩銀子。教他暗中運動。真是無錢不靈。過不幾日。朝旨下來。說盧某既受招降。願爲良民。應該賞還家產。命該管地方官查照前案發還。燕青得知此信。卽忙歸來通報。盧俊義聽了。喜之不勝。準備去領家產。有一日外面

來報說有個院衙門差官。奉了憲諭。特來相見。盧俊義認作是賞給家產來的忙出外相接。差官見了盧俊義。初不相識。便問道。尊駕可是盧員外麼。盧俊義答道。小可正是。那人便拱了拱手。偕至裏面坐下。差官先言道。尊駕已蒙恩旨賞還家產。這是可賀的事。昨日上臺已經調查案卷。分付下來。但是。一層現在北方一帶正在練兵。無奈庫款支絀。兵餉無着。各省雖認定數目。到有一大半觀望的。如今上面想辦法。則來創辦一個國民捐。擇那都中紳商富豪。分別勸辦。集有成數。備充練兵項下經費。目下紳商樂捐的到也不少。但都是小數。沒有人肯出幾萬幾十萬來尊駕正當發完家產前日上臺。在案卷一查核算起來。到有三千多萬。因此上臺特地命在下到來。與尊駕商議。尊駕若能將家財之中分出三分之一來充作國民捐。一則上臺見了自然喜歡。二則朝廷將來知道了。便可望賞個一官半職。若尊駕有意觀望。

上臺必要動怒。恐於尊駕身上也。有些不利。尊駕何樂不爲。所以在此。到此。請尊駕即定個主見。以便稟覆。盧俊義道。國家籌捐。原是萬不得已。況且這定名爲國民捐。國民輸捐。也是國民應盡的義務。小可焉有不樂從之理。願將家產上提一半。作爲報效。差官聽了大喜。連忙拱手不迭。盧俊義隨即出了一個筆據。簽過押交與差官去了。盧俊義對着燕青道。他們今番來此。定非因公項不足。向我勸捐。其實他們家資太多。不願全數給我罷了。大家又笑說一回。從此盧俊義住在大名府。安向豪富。這也不在話下。却說樊瑞自從別了盧俊義。取道松江而來。一路上看着南邊風景。真個繁華秀麗。熱鬧非常。到了松江地面。一時找不見孫二娘顧大嫂。只得到店住下。且問便到街上閒逛。是日正是端陽節日。樊瑞看見家家戶戶上粘着紅紅綠綠的紙。紙中間彎彎曲曲許多墨跡。好像石碣上蝌蚪文似的。樊瑞看了不懂。

得。走過數家。都是一樣。內中有一家。方開門出來。一個手執着一枝青草劍。威的劍形式與自己平日所用相像。又一個手中披着一張黃紙。上面畫着一個鬼臉。短胖的人。鬚髮蓬鬆。脚下踏着一個小鬼。與自己面貌相似。樊瑞吃了一驚。心中暗想。莫非他們知道我在此。將我畫成小照當作頑耍。又見他們恭恭敬敬將紙貼在大門上。將草劍插在一旁。又對着作了兩個揖。便自進去。樊瑞見着如此。愈加不懂。正想找人問個情由。忽聞腦後鈴聲響處。走過一個人來。樊瑞回身看時。那人方到面前。寬袍大袖。手中套着銅圈。玲玲作響。口中念着什麼。跌打損傷。五癆七傷等語。樊瑞知他是個走方醫生。遂上前問道。朋友。你可知道這廝門上貼着畫着。都是些甚麼。那人先打量了樊瑞一眼。便說道。你不知麼。我看你是個外鄉人。就告訴你。這插的是蒲劍。南方人借他辟除邪鬼的。貼的是靈符。畫的是個鍾馗像。鬼見了他最

怕。今日是個端節。松江人稱他爲鬼日鬼月。所以將他貼在門上。原是破除不祥意思。隨即指着自己道。我有靈符。又會辟邪。又好治病。比他們強得多。朋友喜歡。買幾張去。樊瑞笑着道。不勞。我早有了。說着走開。仍回到自己房中。暗想獨自一人在此。弟兄們又遇不着。身旁盤纏將用盡了。不如賣些符咒度日。好在這一廝都迷信此種。主意打定。到了次日。走到市上。就在西門左側熱鬧場中。擺了一個攤場。隨便畫成幾張符籙。又寫了專賣靈符一張。揭牌。用粉布做成了。掛將起來。坐了半日。並不見有人顧問。樊瑞正在獨自焦急。忽見左側街上走過一個人來。頭戴草帽。足登皮靴。身上西洋裝束。行過面前。望着粉布上字。斜瞅了數眼。便立定不走。樊瑞道。他是來發利市的。便道。朋友。要買符須現錢來。那人睜着眼道。你賣的甚麼符。樊瑞道。驅瘟辟鬼。諸邪百病。大小男婦都治。那人道。如今文明世界講求的都是實理。你在

我們松江地面。鬼祟。祟。賣弄這些妖怪學。蠱惑。鄉。愚。世界上。那裡容留得。你。你且說出一個理來。便容你在此。樊瑞道。朋友。那人怒道。誰與你稱朋友。來。樊瑞道。你說我符籙。便是妖怪學。如今世上那一件不是妖怪學。你不見。左右兩邊那些賣卜的相面的。算命的。那一樁不可算妖怪學。那一事不是。使人迷信。你說松江人文明。究竟文明在那裏。如今此種灘場。布滿四處。鄉間村落。大小市鎮。到處皆有。還有那貴官。達士。富商。大賈。沒一個不去求籤。問卜。行那妖怪學。迷信的事。你說松江人文明。究竟文明在那裏。那人聽了大怒。伸手上前。將粉布扯碎。擲在地下。惱了樊瑞。一時性起。舉起拳來。照定那人就打。那人亦並不相讓。直前抵敵。此時圍看的人。已經聚了許多。正在難解難分。忽然人叢中走過一個女子來。叫道。先生住手。這是我的兄弟。那人聽了。便自放開。樊瑞抬頭一看。叫聲阿呀。不知來的女人是誰。且聽下文。



分解。

平話

納稅是國民應盡義務。虛員外慨輸巨款。可謂見義勇爲。勸捐是名。乾沒是實。員外數語。官場貪黷。可見一斑。京官將奏摺賣錢。已成習慣。銀子愈多。說話愈好。所謂買賣論分毫。眞看入窮京官骨髓。

樊瑞並無別樣本領。盤川用盡。只好賣符度日。可見人貴有實在事業。方能在世上立得住腳。

樊瑞罵松江人迷信妖怪學。實是罵盡中國。吾願普天下貴官達士富商大賈。借以自鏡。

第六回 孫二娘興辦女學堂 顧大嫂演說天足會

却說樊瑞。正和那人相打。忽聽見有人叫他。抬頭一看。叫聲阿呀。原來是孫

二娘到了。那人見了孫二娘到來，也便放手。孫二娘道：「樊兄弟，緣何與這位先生相打？」樊瑞就將上項事說了一遍。孫二娘聽了，便和那人說了好些話。那人方自走去。孫二娘道：「樊兄弟，你且收拾這些，到我那裡去坐地再講。」樊瑞道：「我本來也要找嫂子。」孫二娘替他收拾物件，一同往東門大街而來。原來孫二娘同顧大嫂兩個，在山上接着吳學究書信，叫他前去興辦女學。二人得信後，便自歡喜。各同丈夫說了。扈三娘本要一同前往，因為王英戀住他，不肯放他出去，便說道：「軍師只喚他二人，並不要你，不如改日再去。」況且我也要下山一走，你我相同前往，強如他們兩個。扈三娘無可如何，只得罷了。孫二娘知道他丈夫不放他走，也不敢強。兩人下得山來，本當到吳用那邊去。後來聽見吳用已應南洋官書局之聘，兩人就先到南京，見了吳用。吳用推荐他在松江女學堂充當監督。是日正是禮拜，隨意出來消遣，不期遇

見樊瑞，孫二娘便邀了樊瑞到堂中坐下，便道：「兄弟，你幾時下山？緣何一人在此去幹這些營生？」樊瑞道：「我並非愛弄這樣，因為盤串沒了，嫂子又遇不着，所以弄這些小巧兒頑耍。」孫二娘道：「如今世界逐漸文明，此種妖怪學稍有知識的都不肯信。」樊瑞道：「方纔與我爭執那個漢子，你如何認得？」孫二娘道：「他是軀處學堂一個體操教員，聞說在武備裡卒過業的，他的妹子在我堂中充女工教習，因此所以認得。」兄弟的謀生，雖然不錯，但是不合時宜。目今時世，凡事應該改良，便湏及早改良。若專仗舊有，這厮要在新世界託足，終不免歸於劣敗。你不見軍師先生怎樣足智多謀，如今也落得編書度日，可見立憲時代最重是實業，除了實業以外，全然都靠不住。兄弟，你想想不是麼？」樊瑞道：「依嫂子說來，我是世上最沒用之人，不如仍回山去落草。」孫二娘道：「這萬不可。既然受了招降，復再去作強盜，豈不受天下人唾罵？依我

說。不。如。投。奔。張。順。去。或。者。他。那。面。到。有。些。事。可。作。你。的。綽。號。是。個。混。世。魔。王。無。非。在。世。上。混。混。罷。了。說。得。樊。瑞。大。笑。忽。聞。隔。窗。外。面。接。着。笑。聲。說。道。好。麼。我。們。學。堂。裡。面。找。出。一。個。男。子。來。了。說。聲。未。畢。已。進。門。來。樊。瑞。認。是。顧。大。嫂。上。前。唱。了。個。喏。顧。大。嫂。慌。忙。答。道。兄。弟。拜。了。今。日。甚。風。吹。到。此。間。樊。瑞。道。我。本。意。早。要。來。見。嫂。子。因。遇。不。着。誰。知。嫂。子。在。這。裡。我。那。孫。新。哥。哥。如。今。可。來。顧。大。嫂。道。他。麼。只。會。當。軍。官。弄。鎗。棒。別。的。都。作。不。得。我。只。恨。扈。三。娘。子。愛。戀。着。丈。夫。沒。心。去。幹。正。經。事。業。他。丈。夫。又。死。守。住。不。放。真。是。叫。我。氣。着。說。得。大。家。都。笑。了。各。人。又。談。了。一。會。樊。瑞。作。別。自。去。找。尋。張。順。不。在。話。下。原。來。這。個。女。學。堂。在。松。江。最。先。創。辦。到。是。顧。大。嫂。孫。二。娘。兩。個。極。力。贊。成。的。至。於。內。容。亦。頗。完。善。孫。二。娘。自。興。辦。女。學。以。來。頗。加。整。頓。他。見。城。東。城。西。那。些。女。學。生。不。是。打。鬆。辮。就。是。去。外。裙。戴。眼。鏡。甚。至。有。些。學。生。以。爲。泰。西。本。來。男。女。共。食。

中國於此等風氣，尙未大開，因此每當學生會時，定要男女共席而食，以爲文明。孫二娘聽了此種議論，便說道：「這男女同席，是我們梁山上的勾當，如今提倡女學，怎好不講中國禮法？若就飲食之間，動輒便講開風氣，真是崇拜西人，已到絕頂。況此等惡俗，倡寮妓女都是慣的，沒一日不與男子共席而食，難道也算文明麼？總之今日興女學，原爲的是開通知識，並非叫他滅棄禮法思想，則務求其新道德，則宜從其舊。如此方見功用。我如今整頓起一個規則來，要使女學界中人皆知廉恥禮義，方不負我教育初願。遂邀同顧大嫂商訂了許多章程：一不許打鬆辮，吸紙捲烟；一不許戴眼鏡，去外裙未成人者，不在此例；一不許塗抹脂粉，及着艷色衣服；一男子非家長親族，不得來堂私相交談，一無事不許出內院；一別處學生開會堂中，學生如遇外飲，不准男女共席。犯者斥退。商訂既畢，榜諸校門。路人經過的，看見有道。

這樣規則。纔算完全女學。孫二娘顧大嫂兩個聽了。心中自然喜歡。一日兩人正在督課。門上送進一張傳單。來顧大嫂先接來一看。是說某日在學務公所開天足會。敦請各學堂學生赴會。顧大嫂隨遞給孫二娘看了。兩人回到內院。顧大嫂便說道。他們就開天足會。必然請幾個通人前來演說。我頗想發番議論。登場演說一回。你道如何。孫二娘道。演說一途。前仗自己。口才好。就是理上欠缺些。也掩蓋得過。若平日說話。滯拙格格不吐。就是道理。充作思想新奇。終究不能自圓其說。你這樣一個粗魯人口舌滯鈍。如何去得。顧大嫂道。你說我去不得。我明日便去。孫二娘笑道。你急甚麼。橫豎到時。大家都同去的。你說要上臺演說。也須預備起一番談吐來。免得臨時倉卒。依我說。回你自己房去。靜悄悄地。預備預備。不要臨期上場。反說不出話來。這真是慚愧。顧大嫂聽了這話。明知孫二娘有意奚落他。也不答語。氣忿

忿回到自己房內。暗想我此番在孫二娘面前說了大話。若作不到。定要惹他笑。我必然想定主意。暢暢快快。演說他一番。方是正理。一個人就在房中預備。好幾日不上來督課。孫二娘知他就裡。便也不去擾他。到了演說這一日。顧大嫂早已有主。張孫二嫂便偕齊學生。與他一全到會。入得場來。真是人山人海。除各堂學生及教員外。又有一班紳士婦女。及富商大賈的妻妾。並那幾個有名紳士。亦在場中。都是來聽演說的。不一時搖鈴開會。那主會的先自演說一番。隨後女學生假扮着一雙小脚。用人扶着。一步一蹶。上得臺來。說了些小時。纏足多少苦楚。旁邊一人作問答之辭。勸他放脚。有多少好處。那女子就轉入臺後。解下纏布。現出天然真足。便奮身一躍。跳將出來。明是演出極快樂意思。顧大嫂方坐在臺前。到了一跳。嚇了一跳。復又說了些放足的話。便下臺去。隨後又有數人相繼演說。無非那些應有盡有活頭。聲

音細小。都不大明白。顧大嫂聽了。便有點不耐煩。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聳身上臺。立在當中。對着下面衆人高聲言道。諸位聽者。諸位要曉得纏足之苦。便知道放足之樂。天生成我們一般肢體。被那無知父母。將一雙赤足。矯揉造作起來。討男子的好看。豈不可羞。你們大家想想。若說纏了足。便齊整大着足。便難看。如此說來。難道古來西施無鹽也。都是纏足分出來的麼。若說不纏足。算不得女子。討不得男子歡喜。這真是喪盡良心的話。幸虧男子只愛的小足。倘然愛着臉上刺繡。身上熨花。也就製造出來。討他歡喜不成。再者。還有一班隔靴搔癢的人。說女子纏了足。便不敢爲非作歹。這又是什麼話。女子好歹。全在自己。愛廉恥。不愛廉恥。並不關係在一雙足上。分出貞淫來。如今女子中。知書識字的人。果然都曉得纏足惡習。我還要勸那些做父母的。也要曉得纏足的惡習。方是正理。強國莫先強種。怯弱的父母。那裡生



得出好種子。來豈不貽累子孫麼。諸君未纏足的。趕緊改。已纏足的。趕緊放。不要牢守惡習。甘受眼前地獄。一席話。真是說得痛快淋漓。大眾聽了。都拍手道好。顧大嫂得此機會。不復再說。便就下臺。孫二娘暗暗對他說道。這真是難爲你編派成全。但你不等那人說完。便跳上臺去。究竟太粗魯些。顧大嫂道。這是我們在水泊。爽快的皮氣。也顧不得會場規則了。湏臾散會。各人分別自歸。孫二娘顧大嫂。便偕了全堂學生回堂。未到門前。只聽得一陣大亂。孫二娘正在驚疑。突見一個管門的人。氣喘喘跑來。面上已帶着傷痕。說道。堂門前。來了一個。胖大和尚。強要入內。門子阻攔不住。打將起來。那和尚力大無比。把看門的人。各各打傷。如今還在那裡胡鬧。顧大嫂聽了。蛾眉直豎。罵道。何處禿驢。這般大胆。敢來擾亂學堂。兜起雙袖。分開衆人。搶將出來。孫二娘急上前看時。到底那和尚如何來鬧學堂。且聽下回分解。

平話

實業爲今日中國救亡第一要着。孫二娘說現在時代。除了實業以外。凡事都靠不住。可謂顛撲不破之談。

男女同席。是梁山上勾當。西人惡俗。被孫二娘一語罵盡。

女學生跳出臺來。能使顧大嫂一嚇。天足先聲。真令人氣奪。強國必先強種。怯弱父母。斷生不出強壯子女。可見天足會。不僅有益衛生。亦大有益於國民。

第七回 花和尚謀充僧監督 安道全擔任軍醫員

却說顧大嫂聽見有個和倫來鬧學堂。忙兜起兩袖搶上先來。倒底孫二娘眼快一看便叫道。各人住手。兀的不是我魯智深哥哥。魯智深聽見有人叫他。亦住了手。回頭先見顧大嫂。便也喚道。這不是我顧大嫂子衆人見他們。

稱。哥。道。嫂。都。不。懂。得。只。得。呆。立。住。看。魯。智。深。道。酒。家。來。探。望。嫂。子。可。恨。這。幾。個。撮。鳥。不。肯。通。報。酒。家。因。此。與。他。爭。鬧。却。好。嫂。子。到。來。隨。又。見。了。孫。二。娘。孫。二。娘。道。哥。哥。休。與。他。一。般。見。識。我。們。且。到。街。前。吃。三。碗。去。魯。智。深。道。酒。家。正。想。買。碗。酒。吃。孫。二。娘。先。遣。散。了。學。生。三。個。人。便。往。前。去。看。官。何。以。他。兩。人。不。邀。魯。智。深。堂。中。坐。呢。內。中。有。個。緣。故。魯。智。深。他。本。是。一。個。和。尚。出。入。女。學。堂。究。嫌。不。雅。因。此。喚。他。酒。店。內。談。心。這。是。孫。二。娘。精。細。處。若。使。顧。大。嫂。便。不。能。如。此。閑。文。休。表。三。人。一。路。同。行。出。了。巷。外。路。旁。人。見。兩。個。女。子。跟。着。一。個。和。尚。說。說。笑。笑。更。覺。詫。異。三。人。到。了。酒。店。找。了。一。個。空。位。子。坐。下。魯。智。深。先。說。道。酒。家。自。從。你。們。下。山。終。日。悶。悶。地。後。來。李。達。全。了。柴。大。官。人。又。走。酒。家。更。覺。煩。惱。便。辭。了。宋。江。哥。哥。下。山。獨。自。一。人。走。來。此。地。又。沒。得。事。作。前。日。有。人。告。我。說。你。們。兩。個。在。此。開。辦。女。學。酒。家。特。地。走。來。望。你。可。恨。幾。個。賊。男。女。不。

許我入內。所以與他爭鬧。顧大嫂道。柴大官人可是回自己本鄉去。魯智深道。宋江哥哥。因爲弟兄下山得多了。恐防沒有歸宿。叫他在南邊總匯之處。設立一個招待。所以便彼此通信。相會。宋江哥哥不久也要來了。孫二娘道。李逵那厮。前次柴大官人在高唐州時。被他陷害。幾乎性命不保。此番下山。不要再連累柴大官人。魯智深道。嫂子你且莫管他。酒家今番來此。原想幹些事業。兩位替我想着。應該作些甚的。宋江哥哥每次叫酒家就和尙裡面。尋碗飯吃。洒家自從五臺上受過苦。不願再做和尙。孫二娘道。佛門一途。終歸衰歇。若要持久。非打通儒教不可。我聞得杭州小普陀寺。已立一個佛教。總公所。並要開許多佛教學堂。原有的監督風聞辦事苛刻。不洽輿情。已被外來的遊方僧謀死。現在正當另行公舉之時。哥哥曾經在東京大相國寺。做過住持。沒人不知道。何不前去謀個監督到也。適意顧大嫂道。若哥哥去。

做。監。督。不。怕。外。來。遊。方。的。兇。橫。魯。智。深。道。洒。家。是。個。粗。魯。漢。子。又。不。認。得。字。如。何。好。做。監。督。孫。二。娘。道。做。監。督。不。在。識。字。不。識。字。只。要。有。勢。力。會。鑽。營。凡。事。都。可。以。成。功。莫。說。約。束。幾。個。和。尙。就。是。要。向。農。工。商。礦。局。充。總。辦。只。要。會。鑽。營。不。識。字。也。都。來。得。哥。哥。你。莫。再。任。自。己。性。子。總。湏。隨。和。一。二。方。好。魯。智。深。道。洒。家。明。日。便。去。孫。二。娘。道。尙。有。一。著。哥。哥。前。次。剃。度。你。的。那。個。師。父。可。是。智。真。長。老。麼。他。現。在。鎮。江。金。山。寺。做。方。丈。魯。智。深。道。正。是。此。人。洒。家。就。去。投。奔。他。孫。二。娘。道。並。非。教。哥。哥。去。投。奔。他。那。面。也。沒。得。事。做。只。索。哥。哥。去。問。他。要。封。薦。信。來。一。個。監。督。便。是。千。真。萬。穩。的。魯。智。深。道。嫂。子。說。得。是。三。人。又。談。了。些。別。話。用。過。幾。回。酒。天。色。將。晚。魯。智。深。作。別。道。洒。家。不。再。到。你。們。那。面。明。日。就。去。鎮。江。見。智。老。和。尙。問。他。要。封。書。來。再。說。隨。卽。唱。了。個。喏。大。踏。步。奔。鎮。江。去。了。兩。人。携。手。歸。來。進。得。堂。中。門。子。回。說。裡。面。坐。着。一。個。醫。生。說。有。

事要見二位。如今還在廳前等着。孫二娘顧大嫂兩個猜不出是誰。卽忙入來看時。原來是安道全。安道全見他兩個進來。便起立道。二位纔來。教小弟好等。孫二娘道。安大哥幾時來此。安道全道。我在山上接了張橫哥哥來。信招我前往。因他在北洋海軍中充當管帶。缺少一個軍醫。特地前來相邀。小弟到得上海。聞二位在此。故來探望。等了半天。不見二位回來。據門子說是同了一個和尚走的。我意必是魯大哥。不知是否。孫二娘道。正是他來此。如今已去了。顧大嫂道。安大哥你到上海。可曾遇着別人。安道全道。我到上海時。便見着李逵王英兩個。他們鬼鬼祟祟不曉幹些甚麼。我也不去問他。顧大嫂道。他本來與柴大官人一起。如何合夥了王英。此人是個色中餓鬼。李逵又是不經事的人。必要鬧成笑話纔罷。安道全道。小弟也如此想。現在各人只幹各人的事。也管不得許多。顧大嫂道。軍醫之事。是否同尋常醫生一

樣。安大哥何不說給我聽。安道全道。我初時也不甚懂得。及到上海打聽。方知底細。原來要中西醫道都懂。方可當得軍醫員。小弟於醫道上。雖不能中西一貫。至於割割解解。諸法也還歷練。一二孫二娘道。如今醫道一門最重。的是西法不專在聞問望切上講些皮毛。安大哥去充軍醫。必然是要講究西法的了。安道全道。醫雖小道。實爲專門。死生性命全出醫手。不可不慎。西法流入中國。旁人視之便驚爲絕技。其實那些剖解諸法。古人華陀早有發明。不過一時失傳。遂讓外人獨步。小弟少時也曾習練。過來後因世不推重。便爾放棄。此時只須略一研究。便可融會貫通。況西醫內治不如中醫之精。西人用藥。又不如中醫之和平。若治外疾。尙足差強人意。非西人真短於內。而長於外。實因黃白異種體質不同。所以致此。若小弟去充軍醫。定要中西並用。決不偏重一邊。嫂子你道如何。顧大嫂道。我見市上懸壺的那一輩人。

招牌上都寫着西醫。可見西法是很時道的。安道全笑道：「這值得甚麼？這厮不但中國靈樞素問沒有見過，就是那些湯頭歌訣也背不出來。偏要掛西醫牌子，做不中不西的雜種醫生，也不必論他。還有那自命中醫獨步的，他總要大模大樣擺盡架子，遇有人邀他看診，不是抬高看資，就是勒索與金去邀的人，稍遲了片刻，便要作單訪算。在富貴人家到還不甚在意，倘遇病家是貧苦的那裡，經得他一回兩次臨門，便要算破中人之產了。嫂子你道作福不作福麼？」小弟還記起一樁事來：前幾年小弟未上山時，有個陳蓮舟是江蘇人，他的醫道本來平常，不過曾經召過進京一次，到得回鄉以後，他開口說：「我是個御醫，閉口說：我是個徵君。」遇有人請他，便裝盡官腔，需索一個飽方纔肯出門。倘然是貴官名妓，聽說有了病，便急急忙忙趕去，連車費自己賠貼，也都情願。若說他本領好，每到臨症時候，沒一回不做催命無常。



若說他品行高。見了貴官名妓。巴結到十分。究竟品行在那裡。真令人羞死。孫二娘道。安大哥這一場罵。真痛快。說來。到是個真情。並非捏造。三人都笑了。外面端上飯來。兩人就邀他在堂中用過飯。過了一回。安道全自回廝去。這面孫二娘。顧大嫂兩個。仍一心一竟辦他學堂。過了數日。門上人來說外面一個女子。說是姓扈。要見主人。孫二娘知道是扈三娘來了。忙叫請。扈三娘進來。兩人見他面帶愁容。十分憔悴。扈三娘一見他們兩個。先道個好。彼此又都道了好。一同至房中坐下。孫二娘問道。妹子今日甚風吹到此間。可曾偕王英哥哥同來。扈三娘歎口氣說道。不要提起。我那不成材的。同李逵在上海鬧了亂子。李逵那厮已被捕房拿獲了。要知李逵王英兩人究竟鬧了什麼亂子。聽作書人下文道來。

### 平話

一個不識字和尚。也要想學堂中混飯。如此濫竽充數。安望教育有起色之日。

罵官場營謀者曰鬼頭鑽。謂其無孔不入也。魯達一生爽直。從不知此。不意被孫二娘一語教壞。語云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諒哉。

庸醫背着徵君招牌。便裝模樣。索重金。直視病人爲搖錢樹。真可殺。女學堂中。忽而來個和尚。忽而來個醫生。又忽而來個愁眉女子。辦學堂的人本不倫不類。所以來的人亦不倫不類。

第八回 海國春李逵吃番菜 胡家宅王英打野雞

原來李逵自從隨了柴進。下得山來。他曾記得高唐州時。害柴進吃苦。因此不敢任性。一路上小心服侍。柴進見他如此。到也安心。有時買些酒肉與他全吃。隨便找個客店住下。李逵照常服侍。不敢怠慢。過了數日。已到青島。兩

人買了票子。乘輪南下。海面風浪甚大。終日顛簸震撼。李逵生平沒有坐過船。便在船中發暈。作嘔。連黃水都吐出。到了次日。風浪稍靜。李逵身已疲乏。要想睡臥片刻。無奈輪船機器。鎮日在艙中拍達拍達。響有時不住。嗚嗚。氣管響聲。吹入耳來。把李逵從夢中驚醒。李逵心中焦躁非凡。不免舊性發作。一翻眼罵道。幹甚麼鳥事。老爺正待睡覺。你們還要弄這些東西。老爺不曾帶得兩柄板斧來。不然砍碎這撈什子。看你怎地。柴進笑道。你這獸子不叫。他作響。難道停了機器。用篙子去撐不成。李逵道。他却作怪別的人。都不打緊。偏在我鐵牛耳朵裡響得鬧熱。同船的聽了他話。都擰着嘴笑。柴進亦笑道。你且耐着性。再過一天便好了。李逵無法。只得作罷。到了次日。船已進口。漸漸將要抵埠。李逵從沒有見過世面的。瞧見兩岸許多紅紅白白的大洋房。高高低低的長煙。便走到船頭上看鬧熱。旁邊一個水手走過來。因

爲要預備拋錨泊船。叫他下去。李逵順手一個巴掌。打得那人跌出一丈多外。險些掉下水去。李逵指着罵道。你這撮鳥。到不認識你老爺。偏你來得老爺到來。不得船上衆水手一齊不服。都叫打打。李逵大怒叫道。來來來。大踏步挺身上前。又打翻了五六個。船上一陣大亂。柴進方立在艙外鐵欄干邊。看沿江風景。聽得船頭一片大鬧。知道不妙。必定是李逵在那裡惹禍。忙上前去看時。李逵正打得高興。柴進一見連忙喝道。李大哥你又在惹事了。宋江哥哥怎樣吩咐你來。李逵聽見柴進到來。便住了手。指着衆人說道。可奈這厮們無禮。不許我在此。柴進先勸了李逵下去。復與衆人賠了些不是。衆人見柴進溫文和氣。也只得罷了。柴進下得艙來。埋怨李逵幾句。復又說道。如今將次上岸。那租界與內地不同。有華捕印捕照。看不許行人胡鬧。那馬路又是差不多的。偷走錯了一時。認不清楚。你須小心。隨定我纔是李

達都答應了。湏臾船已泊岸。兩人起身。柴進先行。李逵隨後跟着走了好多時。方到四馬路轉角。此時天已黑了。滿路電燈照耀得如同白晝。兩人跟着走時。忽然對面撞過一輛馬車。來把李逵正碰個倒。李逵從地上扒起要去抓那馬車。那車上人見已肇了禍。一颺鞭飛也似去了。李逵趕了一程。那裏還追得上。只得氣忿忿轉來。急找柴進。已不知去向。此時沿途車子絡繹不絕。李逵一看四面。又都是路。不知走那一條好。急得一身冷汗。正在無法。忽見旁邊走過一個車夫。扯着一輛人力車。叫他坐。李逵不問情由。跳上車去。車夫問他到那裏。李逵用手東西亂指了半晌。仍舊說不出地方。車夫知他是個生客。有心欺他。便去兜了一個圈子。仍回到原處。李逵四下一望。彷彿方纔自己被撞倒的地方。便道：你扯了我半天。原來仍就一步不會走得車夫道：上海馬路走來走去都是一樣。就是扯到明朝。也不過如此。李逵便沒

得說了。想着腹中已經饑餓。打算吃過飯。再說。隨問車夫道。此地可有飯店。你爺爺想買碗酒吃。車夫道。間壁海國春是極大的番菜館。那些出洋學生。都在這地方做會議。所的菜也好。座兒也好。賣的好白蘭地酒。李逵聽見好酒。兩字不覺口中流涎。跳下車來。跑將過去。望裡面亂奔。店小二見有人進來。便出來招呼。車夫跟着後面。問他要錢。李逵身邊一摸。沒得分文。搭訕着說道。你爺今日不曾帶錢。等我大官人來給你。車夫道。誰是你大官人。耐煩。等得李逵聽了。就想要打那車夫。店櫃上走過一個人來。說道。漢子沒錢。給車夫到這裡來。怎地。李逵道。你開的甚麼鳥店。徧我來不得。那人道。你幹快。給車夫錢。再進去。既然沒錢。給車夫到反有錢吃番菜麼。李逵恐防他們回他出來。沒得酒吃。便謊說道。我身邊只有十兩整銀子。留着買酒。沒奈何。你替我給他。那人聽他有了銀子。回到桌上。代他付過車錢。小二便引他上樓。

李逵大踏步上去。到不得半梯。原來梯板都用白銅釘成。又先又滑。李逵肚又飢性。又急。腳下一滑。骨溜溜滾下樓去。樓下人見了大笑。李逵翻身起來罵道。笑甚麼。是你爺爺歡喜。翻個筋斗。小二忍着笑。下來替他扶着。李逵重復上去。走進中間一個房間。一眼看見。上首點着一盞鴨蛋壳的燈。中間設着一張長方桌子。桌面鋪着一塊白布。布面亮晶晶。個小瓶瓶中插着一朶白花。對面玻璃窗上遮着一塊大白布。李逵疑心是人死了。供着的靈幃。便道。誰耐煩住這地方吃酒。小二道。這是正房大餐間。沒有再比他體面。李逵道。上面只些白的撈什子。要他怎地。小二道。外國式樣。都是用白。沒一家不如此。李逵聽了。方知並不是靈幃。忙道。我也曉得。小二出去泡茶。李逵見小二去後。便走到房外四面一瞧。只見左手房中團坐着許多人。都是短髮蓬鬆。披滿項額。有的光着頭。像烏絲草剪得斬齊。全身赤黑。只有項領。到是

挺硬雪白。其中到有三五個眼上罩着金邊橢圓黑小單。在那裡交頭接耳。好像是十分秘密的。李逵這道是一般外國賊。在此偷葷吃素也不去理會。一時小二送上茶來。李逵回到房中。喝了一個盡。小二問他請客沒有。李逵想了一會道。我大官人沒來。叫我請誰。小二問吃甚麼大菜。李逵道。誰煩耐吃小的。揀着大的拿來。小二先送上一塊粉板教他點。李逵本不識字。見上面許多灣灣曲曲的墨跡。寫個滿着。認了半日。仍認不出一個來。便罵道。你明欺我不識字。拿這樣東西來嚇我。小二笑道。這就是大菜單。客官要什麼菜。自己認定了。只須在每件名目上用筆一點。小的就好下去準備。李逵道。你何不早說。隨即抓定筆。胡亂點了十數點。小二聽了下去。隨後一人端過食具。李逵瞥見他手拿着一柄刀。一把叉。又提着好幾個蒙汗藥瓶。疑心是來謀害他。一時性起。不等他近身。飛起右脚。踢個正着。瓶子散碎一地。那



人慌了，倒退幾步，叫道：「客官怎地？」李逵怒道：「你這廝，裝白布，開爾黑店，只有暗地裡謀人，那裡有清醒時？」拿蒙汗藥來害我。小二急過來道：「客官只都是動用食具，並不是殺人凶器。客官不要疑心。」李逵聽了，知道自已誤認，便不言語。那人過來把地下碎瓶收去。李逵先問他要酒。小二拿了一瓶香檳，一瓶白蘭地來，叫他揀。李逵見了，復罵道：「你爺爺只愛吃酒，不愛吃醋。要這瓶子何用？」小二道：「這是外國酒，不是醋。」李逵先取了一瓶嘗過，皺着眉說道：「這酒怪酸的，終究有醋在內。我不吃外國酒，要吃中國酒。」拿大碗來斟着，到也爽快。小二替他換過酒，湏臾端上菜來。李逵一看，都是用極小盤子盛着，有像餅的，有像燒賣的，還有一小碟湯，中間放着幾塊似魚非魚，似肉非肉。李逵只吃得一口，便沒有了。遂拍着桌子道：「你這廝不揀那大碗端來，偏揀別人吃剩的來欺我。難道你店裏連猪肉都沒有不成？」小二道：「客官要牛肉。」

到。有。只是。沒有。豬。肉。李。逵。聽。了。照。臉。噴。了。一。口。吐。沫。罷。道。你。這。厮。欺。負。我。吃。不。得。牛。肉。你。爺。爺。偏。要。吃。他。三。五。斤。小。二。只。得。忍。氣。吞。聲。下。去。切。了。一。大。盤。牛。肉。來。李。逵。放。量。吃。個。飽。又。喝。個。十。數。碗。酒。洗。過。手。反。身。下。樓。就。走。小。二。追。下。樓。來。要。他。會。帳。李。逵。道。你。先。替。我。寫。上。我。去。兌。銀。子。來。給。你。掉。櫃。的。道。客。官。你。有。銀。子。就。在。這。裡。兌。李。逵。沒。奈。何。只。得。向。身。邊。去。摸。摸。了。半。日。竟。掏。不。出。來。便。道。你。還。是。仍。舊。替。我。寫。上。我。的。銀。子。被。別。人。借。去。用。了。衆。人。都。說。他。謊。賒。白。食。便。要。叫。巡。捕。李。逵。聽。了。大。怒。打。將。起。來。鬧。成。一。起。忽。然。背。後。走。來。一。人。攀。住。臂。膊。叫。道。李。大。哥。使。不。得。李。逵。聽。見。有。人。叫。他。認。是。柴。進。一。回。身。却。見。是。王。英。便。道。兄。弟。你。幾。時。來。可。奈。這。厮。們。不。給。我。寫。帳。王。英。問。明。情。由。店。中。人。一。一。告。訴。了。他。王。英。笑。道。我。道。爲。了。甚。的。在。此。胡。鬧。隨。卽。摸。出。一。張。鈔。票。遞。給。他。們。算。清。了。帳。復。對。李。逵。說。道。適。纔。小。弟。經。過。門。首。聽。見。裡。面。聲。

音好像似大哥。因此進來看。大哥不必與他們一般見識。我們且到茶店裡坐地。李達回了王英出來。一眼見王英背後隨着一個女子。通身黑色衣服。大着脚。倒拖一雙沒跟男鞋。又並不是扈三娘。一路猜疑不出。王英見李達。屢次回顧。看那女子不好意思。轉身對女子低低說了幾句話。那女子點着頭。便自去了。看官知道。何以王英也在此呢。內中有個緣故。王英在山上時。見衆人絡繹去了。心中也想下山一走。又聞得人說。上海是個最繁華之所。娼寮妓女到處皆有。因此往上海之心更濃。到是扈三娘不甚愿意。他曉得自已男子是個色中餓鬼。不肯放他去。無奈王英執意要行。只得隨着。及至到了上海。王英先把扈三娘安頓在一個客店裡住下。自己帶了許多銀元鈔票。終日在四馬路胡家宅一帶閒逛。他身又短小。相貌本不出衆。時髦。信人不願與他親近。到是一班野雞。狠戀着他。瞧見了。便扯王英。從未遇過。

這。樣。親。熱。誤。認。他。們。多。是。有。情。種。子。終。日。迷。迷。惑。惑。鬼。混。在。一。起。只。瞞。着。扈。三。娘。一。個。這。一。日。方。到。四。馬。路。來。路。上。遇。見。他。初。辨。識。的。娘。姨。要。他。到。小。房。子。裡。去。纔。走。到。海。國。春。門。首。聽。見。裏。面。爭。鬧。聲。進。來。探。望。無。意。中。遇。見。李。逵。且。說。兩。人。在。路。上。同。走。李。逵。先。問。道。兄。弟。方。纔。那。個。女。子。是。甚。麼。人。王。英。不。好。回。答。只。得。謊。說。道。這。是。客。店。同。廝。的。人。要。向。我。借。錢。所。以。我。着。我。李。大。哥。你。同。柴。大。官。人。一。起。何。以。獨。自。在。此。李。逵。將。上。項。事。告。訴。了。便。道。如。今。我。不。見。柴。大。官。人。叫。我。怎。地。王。英。道。李。大。哥。不。必。着。急。緩。幾。日。總。得。見。的。或。者。茶。館。中。遇。着。亦。未。可。知。兩。人。談。些。初。來。之。事。一。直。望。青。蓮。閣。而。來。到。得。門。首。早。見。有。一。班。胭。紅。粉。白。的。女。子。圍。上。前。來。兩。個。扯。住。李。逵。衣。服。兩。個。扯。住。手。教。他。白。相。去。李。逵。還。道。是。與。他。相。打。大。喝。一。聲。正。待。伸。手。那。班。女。子。聽。他。聲。如。獅。吼。知。道。不。妙。都。避。開。了。好。像。逃。荒。一。般。王。英。連。忙。上。前。說。道。李。大。哥。不。要。

動氣。這是上海風俗如此。由他去罷。一扯手同他上樓。進得樓來。李逵方走過左邊。忽然抬頭一看。大聲喝道。你這賊囚。原來在此搶步。上前撲將過去。要知李逵所見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 平話

此回皆取眼前情事。涉筆成趣。譬如諸客方正襟而談。忽有滑稽入室。安得不合座盡傾。亦文章變換法也。

世間目不識丁之人。往往自號通品。李逵望見菜單。便說明欺我不識字。究竟是英雄本色。

娼妓愛客。其實愛錢。一旦牀頭金盡。便白眼相對。王英誤認此輩爲多情種子。真是懵懂人。

第九回 黑旋風大鬧紅頭捕 矮脚虎氣走一丈青

却說李逵方走進內邊來。抬頭一看。從對面過來一個人。黑漆面皮。與自己裝束一般。李逵還道。又是一個李鬼。裝他模樣。在這裡混。不禁大喝一聲。搶將入來。那人亦直前相撲。正撞個照面。噹然一聲。李逵覺得頭上被他打了一下。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個大方鏡。並非李鬼。幸虧鏡面厚。不曾碰破。旁邊看的人。見了大笑。王英也笑道。李大哥前番一個假的李鬼。被你殺了。如今到弄起真的兩個來了。李逵自己亦覺好笑。摸着頭上已經墳起了一塊。兩個就在旁邊坐下。堂官泡上茶來。李逵捧着碗。正吃個快樂。忽見右邊走過一個女子。來挨着王英坐下。只管笑微微的。兩眼瞧着王英。王英兩隻眼。亦注定那女子。臉上不轉睛的笑。李逵看了有些不耐煩。又不好說別的。獨自坐在一邊乾氣。王英此時色迷了心。並不記得同李逵說話。李逵見他不采。一肚子沒得好氣。又找不見柴進。只因茶水灌得多了。下部溺又正急。想去

小解。便起身下樓。走至馬路。我不到坑廁。瞧着路上鬧熱。不知不覺走了過去。猛聽得鑼鼓喧天。夾着喝采的聲音。不絕。李逵抬頭一看。見門口懸着許多大紅招牌。招牌上不知寫着些什麼。望裏一聽。人聲嘈雜。李逵還道江湖上朋友在裡面賣槍棒。所以喝采。便進去看鬧熱。踱將門內。一眼望見衆人圍住一個高拾拾子。上面立着許多披紅掛綠的人。在那裡手舞足蹈。李逵認做在此設臺打擂。便立住不走。旁邊過來一個人叫他坐。他也不坐。叫他指出。他也沒有聽見。兩隻眼只望着拾上。忽然鑼聲亂鳴。門簾起處。跳出一個大漢來。滿臉塗着鍋煤。與自己裝束一般。無二。李逵抖見吃了一驚。還道自己仍在茶店中對着鏡子。一時猜疑不定。驀地見右邊門簾啓處。復跳出一個大漢來。與方纔的一樣。臺上居然有兩個黑旋風。李逵更是詫異。自言自語道。這真稀奇。難道我的影子照在鏡裏。便有兩個不成。莫非我真個

眼花了。要想上前認個分明。又恐怕被人見笑。正遲疑間。無奈下部小解。又急。只好反身出去。走到馬路上。瞥見一個長圓大鐵櫃。擱在旁邊。李逵認是尿櫃。四面一找找來。找去。找不着櫃門。只得在外面洩了。剛纔洩完。背後突來一人。把李逵一把抓住。李逵不及縛褲。伸出右手一推。那人往前一傾。李逵順勢一脚。那人仰天。跌倒在地上。李逵借着街上燈光。望地下看時。又是一個黑漆大漢。用紅布包着頭面。龐又與自己相像。李逵又吃了一嚇。叫道。怪事。那人翻身從地上扒起。瞧了李逵一眼。身邊摸出一個物件來。放在口邊。嗚嗚響了幾聲。不一時走過五六個來。多是黑長大漢。紅布包着頭面。目個個與自己相像。分不出好醜。圍住李逵不放。李逵罵道。你們這些撮鳥。都假裝着爺爺。在此倚勢橫行。你爺爺不會帶得斧來。不然都劈作你們兩段。旁邊走過一個華捕。說道。你在自來水管邊撒尿。犯了租界章程。還要拒



捕。想。殺。人。我。看。你。面。目。可。疑。滿。臉。殺。氣。定。然。是。個。拳。匪。黨。類。李。達。方。待。攔。扎。無。奈。人。多。已。寡。被。衆。人。左。右。搏。住。無。力。施。展。只。得。聽。着。他。們。望。巡。捕。房。蜂。擁。而。去。此。時。王。英。正。在。與。一。班。野。雞。打。油。腔。一。舉。眼。不。見。了。李。達。也。不。在。意。忽。聞。樓。下。人。聲。鼎。沸。有。人。來。說。方。纔。碰。鏡。子。的。那。個。黑。漢。竟。是。個。大。拳。匪。被。巡。捕。捉。去。了。王。英。一。聽。李。達。被。捉。要。想。去。救。無。奈。被。這。幾。個。野。雞。迷。着。又。不。忍。離。開。回。想。他。是。同。柴。進。來。的。與。我。何。干。就。是。宋。江。哥。哥。知。道。也。怨。不。着。我。況。且。這。黑。廝。前。番。殺。我。一。個。心。上。人。此。氣。還。未。出。得。今。日。自。作。自。受。到。也。爽。快。一。溜。煙。獨。自。回。廬。去。了。到。了。廬。中。將。上。項。事。告。知。扈。三。娘。扈。三。娘。道。他。本。是。到。處。惹。禍。之。人。租。界。地。方。比。不。得。別。處。可。以。任。性。今。日。你。與。他。同。在。一。起。眼。見。他。惹。禍。不。救。萬。一。宋。江。哥。哥。知。道。必。要。說。你。背。了。忠。義。兩。字。就。是。你。自。己。此。番。下。得。山。來。也。湏。幹。些。正。事。纔。好。我。看。你。終。日。糊。塗。了。心。不。知。在。外。面。鬼。

鬼崇崇作些什麼。甚至終夜不歸。不但銷鑠自己精神。就是被梁山泊衆英雄議論起來。也於名譽攸關。我勸你及早回心。或是到邊疆效力。謀個一官半職。或是尋些資本家。謀個實在工業。也不枉我跟隨你一番列位。這一席話。若使別人聽了。沒有不回心轉意。無奈王英一生好色。心重。好名。心輕。如何肯把扈三娘話放在耳上。便說道。你也不必嘮嘮叨叨說這些話。管束我大丈夫。七尺鬚眉。豈肯受婦人節制的。你如嫌此地不好。不願住得。或回你的山去。或幹你自己頭路。我決不攔阻。扈三娘道。這是什麼話。常言說得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我已經嫁你。豈有中道分離。各幹各事的道理。我看你近來色迷了心。到像嫌我在此礙眼。定要我離開此地。好遂你的心願。王英道。你這些話。明是含着醋意。凡人一妻數妾。亦是常情。若說有了你。便不許我再遇別個。這是斷作不到。我今晚也有別事在身。無心與你鬥口。說畢。便

向櫃中取了些銀子，仍往胡家宅找那野雞去了。扈三娘見他去後，獨自一人坐在室中嘆道：「我不料此人竟是狼子野心，我不過勸誡幾句，他竟頭也不回去了。這段惡姻緣，真是宋江哥哥害我，可見婚姻不自由，必要受許多魔障。嘆息一回，頓足自說道：『也罷。我且安心再住幾日，看他如何。』」他若回心轉意，我們兩人仍舊言歸于好。他若依舊迷戀烟花，不幹正事，我自有一個主意在此。好在孫二娘顧大嫂兩個都在松江，我去投奔他，也可幹些事做。就使終身沒倚靠，強如與不成材的在一起。想罷，到覺心中開放，納頭便睡。過了數日，仍不見王英回來。扈三娘放心不下，又沒處打聽，就裡十分焦急。忽聞隔房中有人喁喁私語，扈三娘潛至屋後竊聽。一人道：「如今竟是強盜世界，不但內地不免，就是租界上也盜賊公行。一人道：『聞說梁山上的強盜受了招降，都下山來當官遊行自在，所以盜賊愈多。』」胡家宅強搶野雞，這

個矮子恐怕也是梁山上的。一人道：「禁聲！你不記得間壁住的那個矮子麼？他的妻子還住在那裡。」那人道：「如今巡捕正在四處搜緝，恐他妻子將來也要受累。」扈三娘聽至此處，知道他丈夫幹了不端，要想問個實在情由，恐自己已有許多不便，不如自尋頭路，免得受累。急急回到房中，收拾行李，投奔孫二娘去，再作道理。此時扈三娘隻身獨走，正是前書交代到松的緣委。扈三娘到了松江，就將此事一五一十告給了孫二娘。顧大嫂兩個，孫二娘道：「你家丈夫原是一個糊塗蟲，見色便愛。如今他既去無下落，你也不必十分顧惜。況且你的婚姻本來是好好的，強被宋江哥哥硬作成在王大哥身上。據我想來，他既中途棄你，你也可以擇人而事。況且這厮見色起淫，斷無好結果。此番強搶婦女，定爲法律所不容，恐怕終究性命不保。你又何必死守住他？到是李大哥被巡捕捉去，怎處？」顧大嫂道：「我也這樣想，不如着人通報宋江。」

哥哥點起大隊人馬來劫。率性鬧個天翻地覆。將這廝外國雜種一起殺了。到也乾淨。扈三娘道。這可不必。聞說李大哥同柴大官人同來。雖然一時失散。明日新聞紙上登了這事。柴大官人見了自然設法去保。到是這矮子強搶女人。馬路上中西巡捕很多。怎肯輕易放過。湏得二位設法着人去通報。宋江哥哥來救應纔好。孫二娘道。我們梁山雖然講究忠義。衆弟兄姊妹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但這奸淫二字。是最忌的。矮子強搶婦女。已犯了不義之條。如何教宋江哥哥來救得。只好聽他自作自受罷。扈三娘聽了。只得啞口無言。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說。

### 平話

一真李逵。化出無數假李逵來。是真是假。即假即真。用筆之妙。不可思議。婚姻不自由。便是一生魔障。今之爲人父母而負向平宿願者。急宜理會。

及此。

開個天翻地覆。將這廝雜種一起殺了。到也乾淨。龐大嫂此語。何等爽快。然而今非其時。

梁山泊最忌奸淫二字。是一部水滸全書的宗旨。此回借孫二娘口中說出。作者正欲標明新水滸與前書一樣宗旨。

第十回 扈三娘遊學赴東洋 雷都頭貪功走上海

且說扈三娘住在松江女學。到了次日。看見上海新聞紙。捕房轉解會審公廨發落各案。載着第一起遠章小便之李達。已由貴冑柴進保釋。第二起四馬路野雞妓院報失妓女。捕頭諭候飭探查明緝獲。扈三娘向孫二娘說道。這起大概就是不成材的所作。將來如果被獲。定然監禁捕房。雖他自作自受。但我與他夫婦。怎放得下。孫二娘與顧大嫂。見他如此情愛王莢。到也着

實起敬。彼此用好言相慰。扈三娘自嘆遇人不淑。到不如就在此地學些科學。以備將來作個女教習。糊口亦是女子自立之一法。過了數月。眼見得孫二娘同顧大嫂。雖然在此興辦學堂。究係門外漢。並未經過師範階級。仰仗這般男教習。也是不三不四的科學。並不十分完善。況且女學堂用男教習。究屬不合。此時扈三娘已有預備出洋學習師範之意。一日孫二娘接到吳用書信。內云。現在注重女學。女師範甚少。宜多派粗通文字婦女留學日本。松江女學草創伊始。未臻美善。孫二嫂子可親赴日本一行。調查東京女學。以便歸國後實力整頓。至松江女校事務。暫由顧大嫂子權攝云云。孫二娘看了。沉吟了半晌。說道。查察日本女學。以便取法。原是好事。但顧大嫂係目不見丁之人。教他如何權代。只有扈三娘粗通文墨。且亦歡喜學問。在此閒住已久。到不如籌措盤川。教扈三娘前赴日本。肄業東京女校。卒業回國。重

整女學。豈不是好。孫二娘就將吳學究信送給扈三娘看。就說自己同顧大嫂出洋。許多不便處。十分躊躇。扈三娘接口說道。既二位不便出洋。小妹現在無事。頗想往日本學習師範。如果二位不棄。小妹到可效勞。代走一遭。孫二娘聽了大喜。隨即準備了川資。交給扈三娘。行李停當。約定明日便行。一面孫二娘又備了盛筵。當晚就在女學堂餞行。一番忙碌。自不必細說。從此扈三娘遊學日本。住在東京。後文尚有許多事故。如今作書的。只得暫攔一邊。且說雷橫自從在石碣村教練警隊。不上一年。個個俱成勁旅。軍營中。人見了。沒一個不稱頌他。教得好。而且他的捕盜本領。真還了得。石碣村水岸一帶。流氓地痞。以及蘆葦中小盜。聞見他名。早已遠避。因此地方肅清了許多。他的聲名從此大了。漸漸吹入南邊來。兩江督院知道他。便電調他到南京。督院衙門充當偵探。那曉雷橫初來時候。正是革命黨風潮大起。督院便



派他到上海偵探革命黨動靜。雷橫心中歡喜不勝，便道：「這真是來得湊巧。我只要捕着幾個黨人，便可升官發財。」主意定了，先到上海縣投了文。那知縣說道：「足下來得正好。現在上海租界上革命黨人麪集不少，好幾個月，仍沒有捕着一個。實因那班捕頭懶惰慣了，因此奈何他不得。足下是上司器重之人，必能非常出力，替本縣帮忙，儻然能毅切實捕獲幾個，不但上司喜歡，就是本縣也要借重。」雷橫道：「大老爺說那裡話來？小人是個偵探，只要大老爺栽培，小人沒一事不盡力去作。」小人今番來到此地，定然要捕他幾個，作爲進見之禮。知縣聽了，又着實贊了幾句。雷橫退下來，回到廝中，自己想道：「我方纔在堂上答應下來，一定從明日起，要捕幾個革命黨。但是我初到上海，一來人地生疎，二來又不知革命黨是怎麼樣人，教我從何處下手。沉吟了一會，便道有了。我不如先到租界上去探聽一番，再作道理。」主見

已定。到了次日。迤邐望四馬路而來。方走過轉角。瞥見對面飛過一輛轎車來。車上兩個馬夫。揚着鞭。得得的輪飛正快。雷橫因有事在心。也不留意。忽見車中人掀開玻璃窗。叫道。都頭且住。雷橫聽見有人叫他。都頭迴身一望。叫聲阿呀。那人即忙教停了車。舉步下來。看官。你道是誰。原來便是柴進。雷橫見了柴進。便道。大官人幾時來此。柴進道。小可奉了宋江哥哥命令。說南邊弟兄到得多了。恐怕散處無稽。因此教小可下山。設立一個招待所。以便弟兄隨時作個相會之處。不意李逵那厮同我前來。走到四馬路。便離開我去。如今鬧出事來。被巡捕捉去。誤認他是拳匪黨羽。好容易用了許多銀子。纔答應放他。此時我正往捕房去保。不意遇見都頭。都頭還是幾時來此。雷橫就將來此的原委告過一遍。并問李大哥到底爲何事被捉。柴進約略告訴了雷橫。復說道。小可明日即要南京去。今日又要去領取李逵。都頭又有

公事在身。小可便不奉陪了。等待招待所成立。那時再來敦請。說畢。便告辭上車而去。雷橫也不強留。眼看他去後。便隨意走來。方到一個茶館門首。猛聽見有人叫道。大王從這裡來。叫我好等。那人道。又做什麼。雷橫聽見大王兩個字。觸入耳膜。卽忙回頭看時。見那人頭戴着一頂東洋軟帽。身上穿着羶呢短衣。脚下登着皮靴。面作淡黃色。兩眼微凹。腦後短髮蓬蓬。四散如戲劇所演。哪吒一般。雷橫一見。心中暗想。莫非此人就是革命黨。不然何以稱他大王。隨即細細窺探動靜。又聽得喚他。那人說道。大王我昨日同你說的那個革命話。頭你可有麼。那人道。多着呢。你要看。今晚到我家裡來。但我總不能攜出來。給你說畢。便自進茶館去了。雷橫聽見革命兩字。鑽入心坎上來。又聽他說家裡多着必定是個首領。想動手去捕。又恐怕他羽黨甚衆。被他劫去。遂急忙回到城裡。將此事稟明知縣。知縣道。你可認得真麼。雷橫道。

據小人看來一定千真萬真。知縣道：如此說來，但租界捕人，必然要打照會，未免費事。我如今另遣一人去誘他進城，然後拿他，有何不可？雷橫聽了，深以爲然。隨即同了一人到四馬路而來。那人猶在茶館中。雷橫就指與他同來的人看了。這人見是相熟的，就上前去同那人搗了一個鬼。那人深信不疑。竟跟了他二人進城。到得小東門首，雷橫就一把將他扭住。那人嚷道：你作甚麼？我又不犯罪。雷橫道：你還不知道家裏放着許多革命黨，猶強作沒事人。那人聽了大驚，急得面如土色。一時說不出話來。雷橫就一路扭到衙中。知縣聽了，隨即坐堂問道：你是革命黨嗎？你在上海究竟有多少黨羽？從實招來。那人道：小人性命金名，是販賣書籍的。別事都不知道。知縣道：你既是賣書人，理當安分營生。如何人家稱你做大王？金梧道：小人雖是賣書，却不入同行。因此人稱我野雞大王，是亂做買賣的意思。難道有了個綽號便

算。是。革。命。黨。嗎。知。縣。道。你。既。不。是。革。命。黨。如。何。在。茶。館。門。首。滿。口。都。是。革。命。話。頭。金。梧。道。小。人。做。了。書。業。隨。時。賣。幾。部。新。書。度。日。方。纔。所。說。是。幾。部。革。命。書。不。是。真。正。幾。個。革。命。黨。如。何。就。可。以。冤。屈。人。知。縣。道。你。好。強。辯。既。賣。着。革。命。書。難。道。就。算。不。得。革。命。黨。金。梧。道。書。是。書。黨。是。黨。那。裡。可。併。作。一。起。若。說。有。幾。部。革。命。書。便。算。是。革。命。黨。照。此。說。來。家。中。有。幾。枝。防。盜。賊。的。手。槍。就。可。算。他。是。盜。賊。了。況。且。我。的。書。也。是。市。上。販。來。的。我。只。知。道。此。書。有。利。可。沾。便。賣。我。並。不。知。道。革。命。不。革。命。知。縣。聽。了。一。時。沒。得。話。說。叫。手。下。人。權。且。收。禁。後。來。使。人。暗。中。打。聽。金。梧。本。是。個。不。入。同。行。的。野。雞。書。買。並。不。是。革。命。黨。各。處。報。館。又。替。他。辯。白。方。纔。曉。得。誤。拿。把。金。梧。釋。放。了。便。喚。雷。橫。到。跟。前。着。實。埋。怨。幾。句。說。本。縣。原。想。在。這。幾。個。黨。人。上。望。升。遷。被。你。誤。拿。良。民。上。司。知。道。必。然。見。怪。連。一。個。上。海。縣。將。來。要。靠。不。住。雷。橫。受。了。一。番。埋。怨。倒。退。下。來。自。

想初到此地。便丟了臉。恐同伴看他不起。便也無顏回南京。自己便辭了職。住在上海。到也逍遙自在。不在話下。却說柴進自從別了雷橫。到捕房中領取李逵出來。便望金陵進發。一路上數說了李逵幾句。及至到了鎮江。換了船。兩人方坐在艙裡閑話。忽聞隔艙房中有女子哭泣聲。夾着男子勸慰聲。那女子隨哭隨罵。嗓子愈高。李逵聽了心中焦躁。他的舊性。不免復發。便跳將起來。罵道。你這烏女子到哭甚的。只說得一句。抖聞天崩地裂一聲。把李逵一個筋斗翻下艙來。嚇得同船人一齊大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 平話

女學堂用男教習究竟不合。此扈三娘之所以出洋學習師範也。三娘識見。究高孫顧一著。

雷橫爲升官發財起見。捕拿黨人。殊不知上官也爲升官發財起見。彼此利祿熏心。遂視人命如草芥而鑄成大錯。

有幾部革命書。便算是革命黨。何異藏幾枝防盜手槍。便算是大盜。數語駁得爽快。然而官場誣陷黨人。往往類此。

第十一回 小霸王強聘女學生 白面郎喬扮湖絲姐

却說李逵正在罵那鄰艙女子哭泣。頓時間天崩地裂聲響。把李逵翻下艙來。李逵認是有人打他。急縱身起來一看。原來自己用力太猛。坐下艙板本不十分堅固。登時斷了。把李逵掀得一個好跌。同人都吃了一驚。那女子就不哭了。須臾艙內走出一個人來。柴進一看認是小霸王周通。便叫道。周賢弟你緣何也在此間。周通道。小弟在艙後。聞得說話聲音好像是李大哥。因此出來一看。不料果然。小弟自從下得山來。走清江浦。到了鎮江。住了好幾月。

此番想到南京去。李逵方欲開言。驀地艙後走過一個女子。一把抓住柴進不放。求他救命。柴進見他淚珠滿面。賽如雨打梨花。知道是方纔哭的那個女子。便叫他起來。那女子不肯。李逵怒道。你這烏婆娘。如何糾纏我大官人。且受我精拳一頓打。柴進道。李大哥你且坐着。一個柔弱女子。那裡吃得起你驚嚇。便問周通道。賢弟可認得此人。周通一時飛紅了臉。只得答道。他是小弟初娶的新娘。李逵道。什麼新娘舊娘。趕快與我起去。柴進指着周通對那女子道。如此說來。他是你初婚丈夫了。女子哭道。不是不是。他是我仇人。柴進聽了心中詫異起來。知道內中定有緣故。便喚女子起來坐在一旁問道。你說他不是你丈夫。是你仇人。你且說給我聽。那女子道。小女子本是蘇州人在學堂讀書。去年父母沒了。因此來到鎮江。依着舅氏過活。仍在學堂讀書。那一日小女子從堂中請假回來。不意遇這天殺的。見我貌美。便要強



聘我爲妻。屢次託人來說。小女子對他說。婚姻須自由。作主不能相強。他見我不允。便將了許多聘禮。聳動我舅父。我舅父見他錢財多。便起了貪心。將小女子私許他爲妻。無奈小女子已經與人訂下婚約。不願與這厮結婚。我舅父見我不從。趁無人時。將小女子灌醉。送入此船。小女子醒來。已知身在艙中。不能自主。因此哭泣。求官人作主。將小女子放還。感德不盡。否則小女子情愿投江而死。李逵聽了。不等女子說完。指着周通罵道。你這不中擡舉東西。你在桃花山作強盜。要想搶劉太公女兒。被魯智深打了一頓。還不敷。如今又在此強奪人家孤兒寡女。且吃我一頓打。柴進連忙攔住李逵道。李大哥。你且耐性。自己弟兄犯不着爭執。及傷了我們山上義氣。李逵道。義氣不義氣。只值得強奪幾個女子快活。此時周通啞口無言。坐在一邊。分解不出話來。柴進一面勸定李逵。一面對周通道。周賢弟不是我多言。你且聽我

話。宋江哥哥此番受了招降勸我們下山來原是要想大家做個完全無缺的國民。一齊造個花團錦簇中國。並不是要貪一己私圖。我看這個女子到也可憐。他既然不願相隨賢弟也不必勉強。不如讓他歸去。天下多美婦人。儘有相當的。不妨再擇何必懸定一個。說得周通默無一語。過了一會。只得答道。大官人既如此說。小弟即當從命。但是此船開赴南京。他是鎮江來的。必須仍由小弟送回方好。那女子道。這到不必。我舅父既然貪財賣我。我也不願回鎮江。南京儘有我親戚。只須送我到親戚那裡便無事了。說罷起身。謝了柴進。復謝了李逵。同周通兩個。柴進見周通肯答應。發放心中大喜。李逵亦笑道。這纔是我們梁山結義兄弟。三人皆大笑。不多一會。船已到了南京。柴進先着船上妥人送了那女子去。自與李逵周通三人一同上岸。柴進想了一會說道。我們來到此處。人地生疎。總須找尋一個熟人。方可佈置。

一切。我聞得軍師先生現在南京官書局編輯所內。不如先去找他。與他商議。將來這個招待所成立。便不費事。兩人都道說得是。遂往官書局而來。到得門首。柴進對管門人通了名姓。求他通報。管門人初時大模大樣。叫他們自己進去。經不得李逵一雙怪眼。圓睜睜對着他看。要像尋鬧意思。便慌了。只得引三人到後面來。柴進到得窗外。聽得裡面一片笑聲。一個是吳用聲音。一個却聽不出來。門子遂先進去。不一會裡面吳用只叫得一聲請。便出來兩個人。在先一個吳用。後來跟着一個是白面郎君鄭天壽。吳用讓了三人進內。便道。連日燈花結蕊。小生料定這幾天。必有山上弟兄們來。絡繹竟會見了許多。大官人此刻下山。必然是光復門楣。眼見得一個貴胄。仍到手裡。不像小生筆墨生涯。最乏味的。柴進道。小可奉了宋江哥哥命令。因為兄弟下山多了。要在南邊水陸總匯處。設個招待所。小可人地生疎。辦事又欠

才具。所以來尋先生商酌。先生與鄭賢弟是否同在一起。還是新近到此的。小可進來時。聞得笑聲。一時總猜不出是誰。可見人到中年。諸事都不如前了。吳用笑指鄭天壽對三人道。你們道他是個鬚眉男子。如今是個巾幗英雄了。三人聽了都不明白。吳用道。我們方纔笑着亦是爲此。三位不妨再請鄭頭領轉述一過。到可解個悶兒。他爲了王英一人。不知弄成多少笑柄。李逵接着道。王英這厮。終日與臭花娘混在一起。鐵牛爲了他。反吃一場官司。他又不來看覷我這個。吳用問起原因。李逵一一說了。吳用鄭天壽兩個聽了大笑。李逵方欲再言。周通道。李大哥且緩着說。到要請教鄭大哥。如何做。了巾幗英雄。鄭天壽道。說來也真好笑。我不過遊戲三昧。所以作出此事來。小弟同了石勇兩個下得山來。到了上海地面。弟兄們中一個也遇不着。後來撞見扈三嫂子。他是日正往松江去。我問他何故隻身獨行。他說王英不

成材。強搶幾個野雞。躲在一處。將他拋棄。柴進詫異道。那王英何故將他拋棄。鄭天壽道。大官人你且聽我說畢。再談別的。當時小弟只道他夫妻兩口爭執賭氣。等他去了。小弟同石勇去打聽。果然有此事。石勇氣得了不得。我說你莫氣着。別是人將他污衊了。我們山上弟兄都是英雄。決不去幹那敗德之事。石勇總說是千真萬真。隨後小弟想了一個新奇法則。對石勇道。如今不論是真。是假。我明日假作一個男扮女裝。去找尋他。石勇說不能。我道。有甚不能。上海地方一班人都是男不成。男女不成。女風俗敗壞極了。你不記得浦東許阿妹。他是個男子。反扮了女的去嫁人。一個死了。再嫁一個。現在雖然破案人還在捕房關着呢。我的面龐又白。可算一個天然粉頸。又是蘇州人口音。又嬌。若喬粧出一個跟局娘姨。打起蘇白來。誰人看得出破綻。石勇說總是不行。偷然被捕房捉去。永遠監禁起來。那還了得。我道這是什

麼話若說男子扮了女人。便要監禁捕房。那些僧人女學生戴眼鏡打鬆辮。穿皮靴着男子衣服。也是有罪。捕房何以不捉拏他呢。後來我終究扮了一個湖絲大姐。在馬路上走了半日。只是找不着王英。只得罷了。周通笑道。若使被小弟看見。定然當作你桃花莊劉太公女兒。搶了你去。豈不是好。吳用道。你若。要。搶。時。遇。見。魯。提。轄。只。索。得。一。頓。精。皮。膚。打。說。得。衆。人。都。拍。手。大笑。吳用因地方狹小。又是辦事之處。殊多不便。便道。今日諸位到此。實有簡慢。小生且和諸位臨江吃三杯去。李逵聽了一個酒字。跳起身來道。我去。我去。柴進笑道。別人都不在意。到你先着急說罷。一同出了編緝所。雇車子出儀鳳門。望下關而來。到了江邊。五人上得酒樓。李逵先在江邊一望。想起前日在潯陽江琵琶亭。與宋江吃酒。何等快樂。遂大聲說道。今日可惜。宋江哥哥不在這裡。不然江邊魚船甚多。我也好拏兩條來做點魚辣湯。請他醒。

酒。柴進笑道。你不要。又遇見浪裡白條。吃大開水。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湏與酒保送上菜。先問打多少酒。吳用開言。先打五個。嘗着再說。酒保答應下去。不一時。取將上來。李逵道。擎大碗。擱着誰耐煩。只小盞子。酒保另取大碗送上。李逵先搶着一個。執在手中。傾不到半碗。壺中沒了。李逵一時性起。把酒壺照着酒保擲去。幸虧避得快。不曾打着。李逵罵道。你這烏地方。是個黑店。把空壺來騙我。柴進道。你又來了。若再如此。我便不許你吃。李逵道。不敢不敢。我是作耍取笑。酒保拾了酒壺下去。隨即大衆一同飲酒。柴進問起招待所之事。吳用沉吟了一會。便道。這個招待所。却成立不得。柴進急問爲何。吳用不慌不忙。說出幾句話來。欲知吳用所說何話。且聽下文分解。

### 平話

周通是王英一流人物。色中餓鬼。所以有強佔女學生之事。

今世上名爲鬚眉而實則巾幗者。比比皆是。雖然拳匪之亂。鬚眉京官。殆有更甚於巾幗者矣。

第十二回 設招待所柴進延賓 入天樂窩雷橫聽戲

話說當時吳用聽了柴進說話便道。只個招待所却成立不得。柴進詢問原由。吳用道。招待所本是一個好名目。並非私立黨會。但據我想來。却有一層不可不慮。目下南京地面革命風潮異常決裂。到處搜捕黨人。近省督院彼此密電往來通霄達旦。就是防營警察奉了上台的命令。明查暗緝。非常嚴密。凡是東洋回國的留學生。或本國學堂中人。開了同鄉會。學生會。演說演說。地方官知道了。必然派人前來暗中偵探。動靜往往平空誣陷。希圖邀功。這似是而非的黨人也殺得不少了。要在這耳目較近之處。設立招待所。接引自己頭領。原是不錯。但是我們頭領中是外省人多。本地人少。又會



經作過強盜。誰人不知。他定然要動疑。說我們所中五方雜處。定是革命黨巢穴。倘因此生起風波。弟兄們那一個欺軟怕硬。容易惹得。必定鬧成大浪。到使若輩有所藉口。大官人你想是不是。柴進道。如此看來。招待所却成立不得。在宋江哥哥意見。不過此所能設成立。他也要下山一走。先生既如此說。小可便回覆哥哥去。吳用道。大官人。你且緩着。小生已經想出一個法則來。南京是內地。專轄在在。可以檀作威福。不比通商場公共租界在各國領事勢力範圍之內。並不由中國官分毫作主。依小生愚見。到不如上海租界上。到也可以千牢萬穩。平安無事。鄭天壽道。軍師這話說得是。將來我們弟兄們全數下山。或有人在上海鬧亂子。幹些不端之事。隨時也可管束。李逵道。我不去。我不去。上海地方甚雜。像鐵牛的人很多。我前日在上海已見了許多個。儂然同李鬼那厮。冒了鐵牛。闖禍吃起官司來。鐵牛又受不起苦。柴

進道。你如今不去也罷。事在初辦。去也無益。不如暫厲先生處。且等待一人來。再來相接。使你有管束。李逵道。誰撮鳥的敢管我。柴進笑道。我只要神行太保一副甲馬。包管你沒事。李逵伸着舌道。這個撈什子。鐵牛當不起。大家記起前事。一齊都笑。柴進道。先生既如此說。小可明日便行。周通鄭天壽道。我等一同去幫助大官人可好。柴進道。正要借重二位。隨又與吳用商酌一番。吳用替他籌了些所中規則。便又說道。將來招待所成立。一個通信員。却少不得。大官人寫封信去。接那神行太保來。此事更爲容易。小生等待成立以後。也要前來與諸位相叙。此時編輯之事。尙未了結。不便相隨。李大哥就在我處作個伴罷。李逵答應了。一行人又飲了幾巡酒。算清帳目。同下樓來。吳用偕了李逵自回局去。這面柴進三人仍就搭了船。回到上海。就在租界色斯克路相定了一所大房屋。鋪陳起來。不上一月。諸事完備。柴進一面

發書宋江將大略情形告訴了。順便就邀請戴宗下山。一面凡衆頭領中。有知道廝處的也知會了。好使他們隨時通信。過不得兩日。雷橫偕石勇先來。大家叙談往日之事。到也甚樂。隨後張順。阮氏弟兄。顧大嫂。孫二娘。樊瑞。都陸續來過一次。其餘如魯智深。樂和。湯隆。盧俊義。燕青。李俊。童威。童猛。吳用。李逵。張順。張橫。安道全。孟康。先後都通過信。扈三娘已經出洋去了。自不必說。只有王英查無下落。不會前來。又不曾通信。閑文少表。却說周通自從來到招待所。心想好端端一個女子。被柴進放去。心中悶悶不樂。他本上海未曾來過。也想去逛逛。又恐人生路不熟。巡捕見了與他爲難。因此一月以來。未曾出得一步。雷橫見他有些不快。也猜着幾分。這一日正是西國節期。雷橫便對着周通道。周大哥你已經來上海多日了。終日悶悶地在此。便也無味。今日是西人節期。各處洋人皆出來遊玩。你我兩人不如街上走遭。去

看個鬧熱也好散悶。周通聽了正中心懷。兩人便同了出來。到得馬路上。各處逛了一轉。周通一眼看見一輛車子飛來。如追風逐電一般。也不用人扯。也不用馬拖着。心中當爲奇異。便問雷橫。雷橫指着道。這就是電車。車箱內灌足電氣。便能行走如飛。如今纔通行過來的。任你什麼車的力量也趕不上。周通方始明白。兩人說談談到了四馬路走過一家門首。周通聞得裡面管弦聲。而且好一片清脆喉嚨。送入耳膜。來隨卽扯住雷橫不走。抬頭看時。上面粉漆攔干。貼闌干外面掛着許多紅紅綠綠牌子。牌上多襯着玻璃。玻璃中嵌着整整齊齊許多金字。正中間一方長橫的匾額。題着天樂窩三個大字。一排兒粘金扇窗。窗邊靠着幾個粉白黛綠女子。還夾住幾個男人。在那裡說笑。周通看了不解。雷橫見他呆呆站着不走。便道這是個妓女唱書場。周大哥愛聽。小弟與你聽去。呆站着路旁。反被人見了笑。周通道。我不

懂得此是何處。哥哥說是個妓女唱書場。小弟進去聽幾齣也好。見識見識。雷橫便偕了他進去。走上樓來。此時聽書吃茶開燈之人已經黑壓壓坐了許多。雷橫同周通兩個便揀了一個位子坐下。周通看見中間唱書的人都是一班年輕女子且又打扮得妖妖嬈嬈不覺顛頭播腦起來。雷橫見了輕輕扯他衣服說道請安靜些。被人瞧見不雅。旁邊坐客有見着他的已經擡着嘴笑。此時抬上正唱得鬧熱。周通雷橫方聽得出神。忽然斜刺裡走過一個中年男子來。好像是堂倌請他們點書。雷橫便點了一齣鬧院。周通不懂得。雷橫代他點了一齣探親相罵。臺上就照唱了。一時唱畢。前回那人復過來向他們收錢。雷橫身邊一摸。並不會帶得。問過周通。回說也不會帶。雷橫便說替我記上。罷明日帶來給你。那人道會見得老爺。少爺們出門來不肯帶錢。雷橫道多管是忘了。明日加倍給你。那人道說什麼。明日後日我只等。

的是今日雷橫道。我又不是強愛着欠你。遲一日也不妨。那人道。你既好端端。坐在這裡就不聽書也。該拿錢給我。如今分文不見。還強作沒事人。旁邊有人認識雷橫的說道。他是一個捕頭。大家免些罷。那人聽了捕頭更加發話道。目下是個強盜世界。那一處不可橫行。就是一個捕頭也。值得幾文錢。雷橫道。我作捕頭也不干你事。直甚麼牽連起來。那人把眼一翻道。你麼。平白時便做強盜。到得急了。假投降。充捕快。賣送幾個自己弟兄。巴結上司討好。有時強誣陷幾個平民。成就你升官發財的念頭。到得街上白吃的吃白聽的聽白看的看拿進去的錢。供那妻子燒香拜佛。送給和尚道七尼姑。去得到人家做正經買賣。反欠着不給。還要愛聽人稱老爺少爺。那一個耐煩你。豬狗養成豺狼狠心的等。明日錢使這幾句話。真是罵得雷橫一佛出世。旁邊惱了周通。正待發作。此時雷橫已經跳立起來。一時怒從心上起。惡向

膽邊生。把那男子照臉一下。那人也不相讓。直前撲來。扭作一團。周通欲待相助時。忽然樓下人聲鼎沸。一陣大喊。各各叫道。不好了。不好了。樓上人聽了喊聲。俱跳將起來。一齊大亂。連那唱書妓女都驚皇無措。面如土色。欲知詳細情形。且俟下回再道。

### 平話

招待所成立。是此書一小結束。不有此節。文字便散漫無稽。史家有歸宿法。作者蓋師其意。

吳用一番議論。可謂慮周藻密。從來具大智能者。必有大識見。觀於學究益信。

堂倌罵雷橫一番話。真爲痛快鑄鼎。歷劫不磨。

### 第十三回 石勇急足遞郵信 戴宗徒步追電車

却說雷橫同堂倌兩個正在書場相打。忽聽樓下人聲鼎沸。一齊發喊。屋中人都往下就跑。也有自己傾跌的。也有被人推翻的。還有幾個女子踏壞了。足哭泣呼痛的。兩人也就放手。雷橫偕周通急忙下樓看時。原來對面一家茶食鋪中走了水。街上人見了一齊都驚慌起來。幸而救火會來得快。已救滅了。有餘不盡的烟頭。還在那裏冒。雷橫知道不妨事。便對周通道。我們走罷。不必再留戀了。今日險些又要鬧出白玉喬故事來。豈不被人笑話。周通道。小弟聽他所罵。真是代哥哥不平。不鬧出這場火事。小弟正要打他一個。不住手。雷橫道。兄弟你忍着些罷。這幾班狗男女。知道些什麼。他眼中認得是錢。除了錢外。任你父母兄弟。他也不放在眼中。我今日少帶幾個錢來。給他。便是挖了他心頭肉一般。焉得不氣。論理我也不該與他相鬧。實因被衆人聽了。面上下不起。所以一時性起。與他爭執。如今也不必論他了。我想。



這幾日宋江哥哥必然要來。你我須隨時守候。不可再往外跑。周通道。我也聞得柴大官人說。招待所成立。他必定下山。如今已有好多日了。還不見到。就是連個戴宗。都未見前來。莫非另有他故不成。雷橫道。遲早原不能預定。或者今日能來。也未可知。兩人說說談談。已到門首。進得內來。望見柴進偕鄭天壽石勇兩個。圍在一起。柴進低着頭。手中執定一封書信細看。見雷橫周通兩個進來。便道。二位到來了。小可正在打算通信之事。便指着手中書說道。這一封書。是宋江哥哥致軍師先生。由南京轉遞過來的。我們招待所已成立好多時了。也會通信山上兩次。此番宋江哥哥來信。還說沒有知道。難道我們兩封信。竟沒送到。況且是我親身投入郵政局去的。如此看來。中國郵局也是靠不住了。雷橫道。這並不是郵局之過。是走信人不好。他凡遇通信地方。或是路遠。或是稍偏僻些。他就偷懶作弊。不肯送去。積得多了。用

火一燒，自然沒事。局中不知道，還道他已經送完。其實多在他家裡藏着。這種弊病，通郵局走信人都難免的。通商口岸略略好些，內地更不必說了。我們山上路徑進出殊多，不便。雖有朱貴等人在要路收接一班走信人，總是脚懶不肯寬行幾步，所以大官人的信山上不會接着。就是這個道理。柴進道：如此說來，我們與山上從此不能再望通信了。周通道：小弟到有一個法則在此，不知可否行得。戴宗雖未到，來就是他來也。只好偵探急務，不能時常勞動他。不如我們自己私立一個公局，專遞往來弟兄們書信。先到山上擇幾個未遣散的小嘍囉來，叫他作送信人，較別人靠得住。一則我們弟兄們中個個他都認識，二則遇着機密大事相告，也不致誤落人手。被人覺察大官人，你道如何？柴進道：此舉甚妙。小可必定贊成。但是目下要致宋江哥哥信，局中又如此可惡，應當另派一人單身徑去，纔是石勇聽了，便起立言。

道。小弟願去走遭。小弟亦曾在村店中替宋江哥哥傳遞家書過來。如今此事還是仍給小弟去辦。就是設立郵局之事。小弟也願擔此責任。柴進喜道。若是石頭領肯去最妙。此事宜從速爲是。小可就修書起來。明日即請頭領便行。大衆又商量些別事。各人自散。柴進回到房中。便修了一封書。將應有之事訴述一番。封固完好。一宿無話。到了次日。石勇已結束停當。柴進將書交給與他。石勇拴了書。背上包裹。大踏步往梁山而來。急急走了數日。方到山東地界。石勇看着離梁山不遠了。一時腹中飢餓。便找了一個店家進去買食。到得裡面。全堂中沒有空座位。石勇正在徘徊觀望。忽聽有人叫道。石大哥這裏來。石勇回頭一看。認定是孔明孔亮哥兒兩個。便道。好呀。你們弟兄對飲着。也不請個客。到真快樂。孔家兄弟便邀他一同座下。孔明道。石大哥你下山好多日了。如何仍在此地。石勇將送信事說了。便問他兩個。孔明

道。小弟前日在山上無事時着人到山下買了幾張新聞紙來看着內中有條時事說如今皇上將我們祖上孔子升了大祀現在襲爵的那個後裔已經進京謝恩小弟心想祖上既升了大祀將來這個爵號必要加賜一等他如今襲了衍聖公爵難道我們弟兄就配不起襲衍聖王爵同是一樣祖宗誰應該偏向因此小弟同宋江哥哥商議了打點進京到裡面運動一番或者運氣來時一個獨一無二爵位輪襲到手也未可料因此便偕了公孫先生同下山來到得此地昨早公孫先生又去買了一張新聞紙來看着他不知看着些什麼事跡便一時快樂了不得便說我要去行那慈善事業到淮北賑飢去了小弟想他一個窮道士只會畫幾張符那裡有許多錢米賑飢真是。不。大。懂。得。因。為。我。們。襲。爵。心。濃。便。讓。他。去。了。石。勇。道。公。孫。先。生。他。必。然。有。所。為。而。為。將。來。自。能。明。白。但。是。你。這。個。爵。位。若。說。在。山。上。做。強。盜。時。稱。個。

草。王。尚。配。得。起。如。今。又。弄。起。什。麼。燕。子。王。來。真。是。胡。鬧。了。說。得。兩。人。都。笑。  
須。臾。酒。飯。已。畢。石。勇。道。小。弟。有。事。在。身。不。再。相。陪。作。謝。了。一。番。仍。望。梁。山。泊  
而。來。到。得。山。上。見。着。宋。江。一。面。遞。上。柴。進。書。信。一。面。代。各。人。問。了。好。宋。江。看  
罷。來。書。便。對。石。勇。道。他。既。兩。次。書。來。如。何。我。處。一。封。也。接。不。到。愚。兄。因。放。心  
不。下。昨。日。已。着。戴。宗。下。山。探。聽。這。個。石。賢。弟。既。來。更。好。石。勇。又。將。自。設。郵。局  
之。事。說。起。宋。江。道。如。此。辦。法。甚。爲。穩。妥。就。請。賢。弟。總。司。其。事。如。何。要。小。嘍。囉。  
請。賢。弟。自。行。撥。去。便。了。隨。着。人。安。排。筵。宴。款。待。石。勇。不。題。却。說。戴。宗。自。從。奉  
了。宋。江。之。命。下。得。山。來。拴。上。甲。馬。輕。輕。地。走。去。一。路。由。陸。道。而。來。看。着。風。景。  
甚。是。快。樂。他。原。是。要。到。南。京。吳。用。那。邊。去。的。就。順。便。先。到。了。上。海。地。面。戴。宗  
想。道。我。既。然。來。到。上。海。或。遇。着。自。己。幾。個。弟。兄。也。好。是。日。就。在。城。中。宿。了。  
了。次。日。戴。宗。想。到。城。外。租。界。上。逛。去。早。餐。既。畢。迤。邐。出。得。城。來。只。見。那。洋。場。

中車子絡繹不絕。有用人扯着的，有用馬馱着的，還有細小鐵桿上坐着一人，兩足轉動，便能行走如飛的，有一種鐵桿上坐着兩三個人，一齊用腳踏着的。戴宗看了，詫異起來，暗想：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車子，真是上海地方無奇不有。正思索間，聽得腦後嗚嗚作響，戴宗急回頭看時，見一輛車子如風馳電掣而來，也不用馬扯着，也不用人踏着，較各種車子要加快幾倍。一霎時如飛而過，便不見了。戴宗甚爲驚異，自思：車子那裡會自己能行走的？莫不是他拴上我的甲馬不成？想來想去，總想不出道理。不一時，那車子又從面前飛過。戴宗定睛一認，莫說要看看個明白，就是連輪子也都沒有數清楚。一時又飛行絕迹，嗚嗚叫去了。戴宗不禁叫絕起來，暗道：這真奇怪。不但他走得快，并且還會開着口，如同活的一般，真是奇極。隨即問那旁邊看的人，有人說道：這就是電車。從外國通行過來的，任你什麼車子都

趕不上戴宗聽了忽然異想天開自言自語道據他們說來是萬萬沒有比他再快物件人的脚步是不必說了我偏要施點法術上前去趕他一趕我看他輛車子雖然走得快一點鐘也不過走了一百多里我的甲馬用一副能日行四百里若加倍用起來那怕不一日走幾千里如今我只要拴上四五副甲馬便可趕得上他有何不可想定主意便在一个茶館中坐下將甲馬先拴好專等車過俄而此車又從遠遠地行來不轉瞬已到面前戴宗見車子將到便飛步出外跟定在車子後面車走得快他也走得快車在前面如飛的行戴宗便在後面不住的趕路旁的人都看得呆了戴宗追了一程一時性起便飛身走在車的前面管車的人見前面有人不住的嗚嗚作響叫他避戴宗裝着不聽見只是走車上人見他走得比車還快便開足電氣一時如弩箭離絃戴宗兩只脚亦如電光躡影一般趕了半日仍趕不着戴

宗此時戴宗正走得性起。忽聞路旁有人叫一聲神行太保。戴宗聽見有人叫他。便將身子在旁邊一閃。要知叫神行太保的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平話

郵傳爲百事機關。此權一落他人手中。便多制肘。小旋風創議自辦。確有見地。

只須四五副甲馬。便能追趕電車。戴宗之技真神矣哉。雖然此特作者奇想天開。安得果有其事。

第十四回 公孫勝咒畫辟穀符 安道全化驗戒烟藥

且說戴宗方在與那電車賽步。忽聽見有人喚他。便將身往旁邊一閃。定睛看時。原來是公孫勝同柴進兩個。戴宗見了。即忙過來施禮。柴進道。小可等待院長。已經好幾時了。總不見到。院長如何與這西洋車子追趕起來。萬一



脚步不順，被他撞翻。不是要事。戴宗道：「小弟看得此等車子奇怪，又聽見人說，沒有比他再快的走法。」因此與他作要，不意被二位看見。二位何以在此。小弟奉了宋大哥命令，原是要到南京來詢大官人設立招待所一事。不期在此遇見柴進道。招待所已成立多時了。前數日着石勇上山報信。院長可曾見來。戴宗回說未見。隨又問公孫勝道：「公孫勝道：『貧道在山東地界，聞聽今年江淮一帶，飢民載道。貧道是個出家人，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豈有忍使吾國同胞坐斃不救的道理。』」貧道因此急欲到那面去賑這些飢民。戴宗道：「賑饑款項，異常浩大。先生那有這許多錢作大布施。」公孫勝笑道：「貧道自有法則在此。不勞院長躊躇。」一面便對柴進道：「此時輪船大約將要開了。大官人既有院長在此，不勞相送。小弟就此告別。小弟等待賑饑已後，便要回山探望母親。拜謁師長。他日相見有期。」又對戴宗道：「貧道本欲與院長叙飲數日。」

無奈彼處。生人性命。皆在呼吸。救急如救火。一刻都緩不得。容俟異日再叙。言罷。飄然竟去。這面柴進。同了戴宗。回招待所而來。一路上戴宗問着公孫勝之事。柴進道。他爲此事。原是一個獸想。他因爲看見報紙上載着。一道來函。說什麼一種辟穀符。可以充饑。起先還要吃些水菓。以後連水菓不吃。就可以飽。他看了此節。便也要前去畫符。賑饑院長。你想一張不明不白的符。那裡可當飯吃。照此說來。天下人都只要如此。便可以。不耕而食了。戴宗聽了。大笑說話之間。已到門前。戴宗進內。與一行人施過禮。柴進問了些山上之事。戴宗約略說了。便問柴進。柴進也告訴了他。意欲留他在此。作個通信員。戴宗道。宋江哥哥分咐。務要等我回復。小弟不如仍回山上。接宋大哥到來爲是。柴進聽他如此說。也不便強留。過了一夜。柴進自回城中。取了行李。星夜回梁山泊而去。話分兩頭。如今且說公孫勝。公孫勝自從別了柴進。

戴宗兩個急急趁輪。到了清江上得岸來。便看見飢民扶老攜幼。哭哭啼啼。載道而來。及至到得徐州舉目一望。竟如赤地千里一般。並無一根青艸。原來那些飢民無食充飢。將樹皮草根剝食殆盡。公孫勝一路看來。那些老少男男女女。沒一個不面黃枯瘦。餓得如鬼一般。都露宿在草檐之下。而且死傷枕藉。臭穢難堪。有那已死尸身。手上肉大半被飢民吃了。就中雖有幾個體面商人。與那官中派來的委員。在那裡施捨米粥麵粉等物。無奈人數太多。不穀分給。每日間總要餓死許多。那些淒慘悲苦之情形。真是目不忍見。耳不忍聞。公孫勝看了。歎口氣道。老天降此奇災。獨獨使這些窮苦擔受。我在上海見那些租界上人。終日花天酒地。百般的快樂。何不節省些。無用使費。布施給呼籲無路的災黎。誰非赤子。蒼天竟分出厚薄。起來真是苦樂不均了。但是驕奢淫佚。淫佚生貧賤。這也天地自然之理。有錢的

浪費浪用不肯體恤窮民做點慈善公益事業恐怕這些饑民就是將來驕奢人的榜樣嘆了一番遂回到一所古廟中取了筆用水研了硃砂裁了杏黃紙念動真言足足畫了好多萬張到了次日將此符咒交到賑饑局向局中人說明此符可以辟穀名叫辟穀長生符只須每日清晨用淨水吞一紙可以七日不餓交代明白自己職分已盡便回二仙山拜謁母親并師尊去了要知這符吞了究竟能穀充飢與否作書的人也不敢說看官記清公孫勝從此在二仙山羅真人那裡住着閑話休題如今再說安道全自從別了孫二娘到得北京來我尋張橫孟康兩個原來他們兩個上一月已出洋考察海軍去了安道全無奈只得在海軍衙門中暫時住著他的本領人人是都曉得的因此上頭知道了便叫他充個官醫生過不得數日禁鴉片的上諭下了北京是個首善之區先要從直隸一省辦起然後逐漸推廣直隸那

個督院。又自最惡恨鴉片的。便施出猛烈手段。雷厲風行起來。限定市上煙舖。盡六個月閉歇。吸烟的人。定要一年內戒淨。那些有癮人。要想戒煙。除了吞戒煙丸外。沒有別法。遂紛紛向上海買了許多戒烟丸。來其中除林文忠丸。藥外。又有什麼鵝郎草。亞支奶。天然丸。無靈丸等名目。記也記不得許多。及至買了歸來以後。大家服了。不但一時戒不下。到反另外生出病來。人人都說上海丸藥。真靠不住。不是假的。定然有嗎啡毒物在內。上頭聽了。無可奈何。要想請個醫生來。將各種戒烟丸藥。化驗化驗。起初請了一個外國醫生。後來連外國醫生說的話。都作不得準。因為此種丸藥。有他外國品物在內。而且這些賣丸藥的。又暗中賄囑。以此不肯實說。上面知道了。又想出一個法則。要請中國人靠得住的醫師。前去化驗。曉得安道全本領不弱。便叫他充當這個差使。安道全奉命來到上海。就在招待所中住下。先與衆人商

議此事。柴進等都不明白。是那一家好。那一家壞。到底雷橫當過捕頭的。還曉得一二。便說道。若說戒烟丸。如今名目甚多。竟辨不出好歹。要問那一家沒有嗎啡在內。我也不敢說。據報上看起來。都是說得天花亂墜。我這曉得有。有個西門阿九。他專賣的是戒烟丸。安大哥何不先去買些化驗化驗。再說安道全問道。那西門阿九。是何等樣人。雷橫道。說來話長。目下武二哥不在此地。大家不妨略談一遍。這個西門阿九。便是與武大郎妻子相識的西門慶的兒子。因為他是初九所生。所以人都稱他阿九。那阿九是從他父親西門慶被武二哥殺了。便承了產業。因為本地沒人看得起。他就將藥舖子收了。搬到上海來居住。聽說西洋藥水買賣很好。就假造些外國藥水。開了一個中西藥房。他的機會正巧。剛纔遇着禁烟時候。他就想出法子。杜撰起一個戒烟藥方來。叫什麼自強丸。他自從出賣此種丸藥後。生意甚好。賺了許

多。冤。錢。便。去。捐。了。一。個。小。小。功。名。如。今。仍。在。馬。路。上。開。店。安。大。哥。何。不。就。去。買。些。來。考。驗。看。他。這。到。底。能。否。名。其。實。安。道。全。道。我。在。北。邊。聽。見。上。海。有。個。賣。戒。烟。丸。的。因。爲。他。一。個。同。姓。本。家。借。了。他。招。牌。去。賣。竟。打。官。司。你。攻。我。擊。同。室。操。戈。起。來。莫。非。就。是。此。人。雷。橫。道。這。到。不。是。那。是。冒。日。本。牌。號。的。席。芝。孫。總。之。上。海。發。賣。此。種。丸。藥。的。人。連。他。自。己。都。鬧。不。清。楚。莫。說。別。人。周。通。道。小。弟。往。常。如。此。推。想。總。想。不。出。就。理。他。賣。的。那。種。丸。藥。是。個。小。經。紀。並。不。是。大。宗。交。易。房。金。火。食。是。不。必。說。了。就。是。他。每。日。登。報。計。算。各。處。告。白。費。用。來。也。要。數。百。金。一。月。若。再。不。賣。假。藥。賺。錢。如。何。得。了。要。是。他。丸。藥。中。真。正。用。上。等。藥。品。恐。防。連。他。媽。也。要。賠。貼。在。裏。面。還。不。穀。說。得。衆。人。一。哄。而。笑。安。道。全。心。中。已。經。理。會。到。了。次。日。走。來。馬。路。上。先。到。老。九。所。開。的。店。中。買。了。一。包。自。強。丸。又。去。到。席。芝。孫。那。面。買。了。些。滋。乳。丸。歸。到。房。中。用。理。化。法。細。細。化。驗。起。

來。原來內中攙雜的都是嗎啡。安道全看了咋舌道：「怪不得人說服了上海戒煙丸要成病，煙癮只有越戒越深，從不見戒脫的，却原來是這個道理嗎？」啡是鴉片煙中提出的精液一釐嗎啡，可以抵到七八錢鴉片，而且性最猛烈。服了不但不能戒斷，還要加些煙癮，他竟喪盡天良，將只種品物攙和在內，只顧自己賺錢，不恤人家生死，真是狗彘不食其餘了。隨將此藥取將出來，給柴進大家看。柴進道：「安大哥，何不將此藥質送到公堂去，問他一個借藥殺人之罪，以儆效尤，而戒將來。」雷橫道：「大官人話雖不錯，但終恐徒勞無益。他的牌子明明借外國人隱蔽，一到事發，便有外國人替他出場，必然說我們外國醫生化驗了，尚且不錯。難道你們中國醫生便可作準？如今洋勢通天，他們那一樁事不來包庇，一旦動起交涉來，上面反要說安大哥多事。一碗官醫生飯就要靠不穩。」安大哥只湏將此物帶到京去，給衆人看個明



白。以後不叫他們買就是了。小弟還記得前年上海有個熱心志士考察出一種鵝郎艸來。可以戒煙。母論南北各地。冬夏時節。皆有此艸出現。安大哥回進京去。何不將此種艸本找尋出來。播告他們。互相傳勸。強花了許多錢。吃這廝毒藥。安道全聽了。深以爲然。過了數日。安道全正想打點回京。此時柴進與衆人都來相送。方走到門首。突然間從外面跑進一個人來。汗流被面。氣喘吁吁。一眼望見柴進。便雙膝跪下。放聲大哭。口中只說得一句反了反了。柴進急看那人時。叫聲阿呀。此時雷橫安道全周通鄭天壽四個。一齊看了此人。都大驚起來。各各面面相覷。要知來者是誰。究竟爲着何事。且聽下文分解。

### 平話

用符充飢。世誰經驗。今新聞紙上公然登載。果如是則地球人民皆可不

耕而食矣。

徐淮災黎。嗷嗷待哺。而梁繡子弟。胡帝胡天。漠然無所動。是真陳叔寶全無心肝者。

寫哀黎飢苦形狀。似披鄭俠流民圖。

賣戒煙丸之人。問其母則潘金蓮也。其父則武大郎。而其實則西門慶也。然則其丸藥可知矣。



新水滸乙集目錄

第十五回 報主仇燕青盡義

赴友難宋江下山

第十六回 沒羽箭飛彈打倭兵

呼延灼提鞭平叛黨

第十七回 船火兒偷渡黑龍江

紫髯伯招降紅鬃匪

第十八回 練海軍張橫充管帶

緝私販李俊獲鹽梟

第十九回 升大祀孔明謀襲爵

校秋操索超爭頭功

第二十回 操行軍朱武布陣圖

訂新律裴宣上條議

第二十一回 改監獄二蔡入都

開鐵廠湯隆赴漢

第二十二回 魏定國試辦電氣燈

單廷珪創設自來水

第二十三回 常備營林冲充教習

製造局凌振作工頭

第二十四回 孟康製造鐵甲艦

徐寧教演來福鎗

目次

二

第二十五回 入歌院宋江戀妓

遊勾欄史進宿娼

第二十六回 花和尚醉打定慧菴

武行者大鬧萬松嶺

第二十七回 開自治會吳用逞雄談

聯革命軍宋江懷異志

第二十八回 結亡命石秀散票布

動私憤戴宗發傳單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初版



著者

校參者

發行所

分售處

印刷所

(新水辭)

定價大洋四角

謝西冷  
亭冬青  
亭長平演  
長平論義

天涯多恨生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彪蒙書室

上海棋盤街中市  
新世界小說社

上海四馬路  
新民叢報支店

杭州回回堂  
史學齋

鴻文恒記書局



0.50